

楊香池編

偷閑廬詩話

馬公愚署



偷閒廬詩話編者通訊處

雲南順寧縣文明坊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
楊香池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

偷閒盧詩話序

詩話昉於詩品然與詩品異詩品在評鑒得失溯攷源流而詩話則旁搜故實體兼說部故一日品而一日話循名責實二者各有其主旨所在惟話則亦有時及於品耳大抵採摭羣華取證已見匯萃衆說並資談助而已固不必定如詩品之整飾而謹嚴也自宋六一中山以來詩話之作殆無慮數百家其所持議論見仁見知互有短長固不能執一以繩二是此而非彼要諸其能掇拾菁英留傳遺佚使後之人足以攷證舊聞觸發新意厥功有不可沒者焉此詩話之所由尙歟順寧楊君香池博聞好學士也尤喜詩詞見古今名賢佳什輒熟誦而手錄之已二十年矣乃取其愜於心者附以己意編爲詩話持論甚中庸重情性而尙自然所採尤多時賢及滇人之作洵可謂能拾菁英而傳遺佚者矣將見其爲後之人攷舊聞而發新意焉夫豈徒證已見而資談助已哉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北流陳柱謹序



3 0474 9959 9

俞明威詩話
序

偷閒廬詩話序

今年春張生廷勳奉其舅氏順甯楊香池先生偷閒廬詩話二卷請序予讀其所記多溫柔敦厚之言而於世變之際言之尤絕痛蓋豈徒以說詩者邪予攷詩話之源濫觴於漢韓太傳說以儒行劉中壘說以固實唐以後平詩說本事者皆衍中壘之緒而六一涑水又體兼說部者也明以後多段以標榜或以弋譽於是門戶之見深而詩話之遺喪矣先生此作雖猶承六一涑水之流而多記固實兼收並蓄絕無成見於其中其猶得中壘之遺意者邪中壘身丁叔世時段詩以發慨或述古以警今尤激楚動人意其亦爲先生所心契者乎今日者道喪文弊人不悅學先生乃欲以微言矯之自謂不欲與人競不欲爲人重予序之蓋有無窮之感矣民國二十三年春三月嘉興王蘧常書於海上雙如軒中

俞明盧詩話
序

偷閒廬詩話第一集

順甯楊香池編



余自幼酷嗜吟咏。然自覺性情放蕩。絕少精純之作。惟於古今名人佳什。見則愛若瑤璧。誦之者再。復手錄之。二十年來愈積愈多。書窗無事。乃檢取愜心者。附以所見。編爲詩話。正所謂未能調羹。略知辨味。若欲以此語於著作之林。則吾豈敢。

古人論詩。重意不重詞。可知詞華且不足貴。而况塵羹土飯者哉。

宋教仁先生登杭州韜光寺絕頂有句云。『徐行屈曲路。竟上最高峯。』此借登山而示訓者也。又某某詠樓梯云。『樓梯數十層。意將一步登。未達身已墜。還能反不能。』此借登梯而示戒者也。

某某述感有句云。『不動產惟書與硯。自由權是酒和詩。』以新名詞相對。俱見工穩。又窮愁。又悲憤。

吾國家庭專制。自古已然。惡習所趨。致夫婦間而多離異。如孔雀東南飛。上山採蘼蕪。等篇。卽記載棄婦之詩也。然孔雀東南飛爲長篇。乃紀述焦仲卿妻蘭芝之被棄。實受姑惡之影響。瑣細寫來。層次井然。以描寫手腕之經濟而論。則上山採蘼蕪一篇。尤覺精采動目。

821
273
2

余近有傷時七言律句五首。已錄入詩稿四首。餘一首因首尾欠佳。故刪之。然頸腹兩聯。語頗沈痛。刪去殊覺可惜。其詩云。『大地連年哭戰伐。千家萬邑呼災荒。民生危殆同虛症。宦海升沈類戲場。』雖祇此寥寥二十八字。而近年國家紛亂。社會危困之情形。已可概見矣。

吾國官吏。每屆交卸。喜以詩留別紳民。而盛誇其政績。不知官吏之有所利民者。原屬應盡職責。自詡其長。自揚其績。適足以見笑而自辱耳。昔楚南張漢皋宰吾邑。政聲卓著。其留別詩能脫去俗吏口吻。頗足珍賞。特錄於此。其一云。『收回祖國四千年。劫後餘生亦黯然。自笑一麾還出守。箇中端有宦魔纏。』其二云。『匹馬孤征萬疊山。戎衣楚楚劍生寒。何緣化作冠裳會。得與紳民保治安。』其三云。『自慚無術起瘡痍。萬種離愁付雪泥。忽聽鷓鴣聲斷續。勸儂先有子規啼。』其四云。『龍身百斛洗心清。宦海茫茫誤此生。贏得春裘今血盡。踏花歸去一鞭輕。』其五云。『雲開衡嶽望嵯峨。風約滇池靜不波。遊子一身忘是客。算來幸福占偏多。』其六云。『小住蒲門意自如。又逢春送柳眉舒。從今一別瀟湘去。看見秋鴻便寄書。』

或謂和詩最難。余謂和詩不難。稍習詩者皆易爲之。惟和詩多不足重。以其和人之詩。每每不能如我之意。必牽強引就。以致天性喪失。此古人所以多鄙棄之而不爲耳。

作詩多由一時興致而成。昔潘大臨工詩多佳句。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云。昨日聞臥。

聞攪林風雨聲。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吏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贈云云。今春予與笑我生自郊外歸還。覺春景滿目。動人吟興。乃相約聯句十絕。已得兩首。適遇他友而亂以他事。遂未續成。始信古人之言。不我欺也。今特錄聯句於此以爲紀念。其一云。『觸目風光迥不同。』笑我生桃花無語向人紅。香池歸鞭笑指孤城遠。香池萬樹炊煙夕照中。』笑我生其二云。『幾竿修竹幾人家。』香池如畫遠山罩晚霞。笑我生呼犢聲喧流水外。香池掠人歸意道中花。』笑我生

苗沛霖題湖山石七言二絕。意新句奇。不落凡響。詩中之珍品也。其詩云。『金精朗朗耀三台。淪落塵寰亦可哀。知己縱邀頭米拜。塵襟已屈補天才。』『位置豪家白玉欄。終嫌骨格太孤寒。不如飛去投榛莽。留與將軍作虎看。』讀古人詩。有時觸動其靈機。偶有所吐白。往往勝過於古人者甚多。解人願載杜牧之有『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未曾饒。』後王威寧乃翻其意云。『近來白髮不公道。偏向愁人頭上生。』又隨園詩話有某某題張果老倒騎驢圖云。『此老倒騎驢。不知是何故。爲恐向前差。忘却來時路。』近於某報亦見載有一首云。『舉世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俱皆工於運化。豈似世之直襲前人之意。而反自詡能入古調者所可同日語哉。

郭發一咏蝨魚詩云。『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原來全不知書味。枉向書中過一生。』頗覺諷刺無痕。恰切有味。

吳江姚煥章連日暴雨云。『雷震漏天宮。風馳轉地軸。人間垢穢多。日日蒙湯沐。』可謂絃外有音。

閱遊戲雜誌見有署名錦霞者。其自嘲云。『縱教讀破書萬卷。比着男兒總不如。』滿腔幽恨。溢於言表。使天下女才子讀之。亦當眉皺。

詩寫一己之情感易。寫人人所同之情感難。余舊作有句云。『靜中得句多如意。愁裏觀書少會心。』又『文章古老神堪味。言語重煩人厭聞。』未識能博得人人所同之情感否。

孫繩祖咏老馬云。『蹄鐵銷磨齒漸加。淒涼對劍惜年華。半生奔走骨仍健。前路蒼茫眼不花。木落秋風悲伏櫪。草荒日斜想鳴笳。識途最是尋常事。寄語孫陽休浪誇。』借物寫志。大有暮年壯心之概。亦咏物之佳什也。

吾邑張也良先生。落仙山雨中春望云。『落仙山下雨濛濛。柳半青青桃半紅。遙望萬峯低缺處。孤城樓閣渺茫中。』寫景自然。真如古人所謂詩中有畫。王摩詰不得專美於前矣。

文學屢經革命。而舊日所號爲富有詩書之士。大受排擊。難以謀生。甚且流爲乞兒者多矣。昨笑

我生爲述某文丐題壁詩云。『年來花樣劇翻新。誤我文章已不靈。千里逃荒鬚盡白。沿門託鉢眼誰青。田廬飄沒家何在。骨肉散亡劫飽經。剩有餘生無死所。浪浪老淚滿衣襟。』諺云。滿腹文章。不能充饑。信然。

『清晨早起夜眠遲。僕僕勞辛總不辭。骨肉拋開千里外。艱難訴與一燈知。短裘綻裂何人補。長缺飄零只自隨。報道家書連續至。開封半喜半驚疑。』此某某途中述感之作。曾載於民權素中。惜已忘其姓氏。風塵奔走。客況淒涼。實有如此情景。令人不厭百回讀。

江蘇葉時傑。二婦行云。『二婦泣路側。哽咽復長吁。適來行路者。爲之立須臾。問婦何處來。痛哭胡爲乎。一婦長嘆息。未語淚如珠。良人早逝世。無子一身孤。同族覬予富。相議共分腴。使姪爲予子。謂作年老娛。姪心亦不良。養予如畜奴。日暮腹中飢。何曾見盤盂。天寒衣裳破。霜雪侵肌膚。年邁百無能。姪又將予驅。驅我出門外。仰天一號呼。訴冤至縣署。胥吏較錙銖。人情薄似紙。誰肯念何辜。因此流爲丐。乞食以自餬。夜宿古寺中。荒草伴野狐。日午不得食。偃臥泣窮途。一婦聞斯言。淚盡眼欲枯。自言有兒子。不如他人無。我兒年少時。宛轉依人雛。我兒年稍長。性情竟別殊。殷勤爲娶婦。本以事老姑。不意婦娶來。反將姑管拘。小媳朝命我。入田拾薪蘇。不肖夕命我。執爨入中廚。朝夕雜苦作。終日不得舒。我亦有弱孫。孫肥祖母癯。』

長幼悉飽暖。不念老勤劬。飢來乞食去。忍餓立街衢。二婦言既畢。淚眼各模糊。腸斷行路者。搔首幾踟躕。『養子如畜。傷倫滅理。曲寫細描。至爲慘戾。令人不忍卒讀。』

擔當和尚。滇之甯州人。詩有奇氣。如題畫云。『僧手披霜色有無。千層林麓盡皆枯。尙留一幹堅如鐵。畫裏何人識董狐。』『孤燈照影不勝情。泔水茅堂冷氣生。不待西風搖落盡。筆尖動處有秋聲。』又池亭玩月云。『霜老羈禽悲木落。水枯明月照殘荷。』皆寄意深遠。

洱源何稚元先生。明末逸士也。九歲卽能詩文。著有浪槎集詩文稿。錄其閨情云。『美人吹玉笛。疏影杏花間。獨怨黃昏月。憐人淡一灣。』昆明竹枝詞云。『金馬比郎妾比雞。不須芳草怨萋萋。願郎馳驅萬里去。妾自守更報曉啼。』俱見才情清麗。音節爽朗。

羅鵬圖先生。吾鄉之名宿也。詩似少陵劍南。著有滇南吟草一卷。清明卽事云。『到此英雄都氣短。算來兒女總情長。』冬至廿後云。『夢覺有情宵漸短。身閒無事日增長。』暇日偶成云。『屋漏蟻成市。蓬低燕不巢。』詞顯意新。余最喜誦者也。

楚雄劉毅庵先生。明末領鄉解。國亡後。隱居不仕。布衣終老。著有脈望集。沈鬱頓挫。逼近少陵。獵騎云。『馬嘶斷嶺雲邊樹。人渡斜陽谷口烟。』春初云。『懶將短髮親青鏡。剩有雄心戀綠萍。』石丈人云。『無情白日催人老。霜髮何曾誤上頭。』皆集中之佳句也。

劍川趙樾老。亦吾漢文學巨子也。其向湖村舍詩集中。有碧曉漁舍五言四絕。錄存二絕。詩云『屋後碧曉山。門前見池水。蕭蕭四壁風。老屋兼葭裏。』『微雨開桃花。紅對春山笑。呼兒曬蓑衣。花邊有殘照。』又『舟隨浪駛輕於葉。』一句。亦佳。

錢南園御史。身居諫垣。不畏權貴。高風亮節。世所欽崇。其書畫亦多爲人珍賞。詩句可採錄者。如『壁鼠冷窺空甕下。沙鷗喜近短樵來。』又『白鷗迴露渚。黃蜺颺風枝。』亦不失爲佳句。『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取眼前景物成詩。何等真切自然。而李西涯麓堂詩話。評爲下淨優人口中語。乃唐詩之惡劣者。然則今之新詩有親愛的。把我的性靈和心都給你了。又月亮呀。我親愛的月亮呀。等類。將重謂之何哉。

詩話之作。收選貴嚴。評議貴當。二者失一。卽非詩話。乃雜記矣。

詩之收選。當以事切。情真。理實。意妙。爲主。不然則浮濫矣。

余之詩話。雖乏高深見解。精當評語。然收選之詩。則未敢越其前舉四者之範圍。保山令鮑虞先生雅擅文學尤工於詩著有靜悟軒詩草錄其有感云。『行蹤無定野雲忙。老我邊城兩鬢霜。訪友難忘風雨夜。浮家長在水雲鄉。遠心富貴如朝露。回首樓臺近夕陽。五十年來身世感。不堪揮淚問蒼蒼。』按順甯府誌載。先生字了恭。安徽歙縣人。清咸豐辛酉。適解保山任。路阻不能歸。永

昌爲回匪陷後。賊強挽以事。堅決不屈。流寓雲州。邑人多受學焉。先生爲魯生侍郎仲子。陷於離亂中者十餘年。雖詩酒自遣。強哭爲笑。抑亦可悲也已。同治癸酉。亂定。始旋皖。詩多散失無存。

某某船行詩云。『櫓聲伊呀泛中流。人與琴書共一舟。漫道瓜皮輕似葉。四圍山影壓船頭。』雅人深致。自負不凡。而以淡逸出之。是宜學者。

南社集中。醴陵傳鈍根題山寺云。『犬圍紅葉睡。鳥亂白雲飛。』絕似朝川。又金山姚光古意云。『儂似團圞月。願郎如地球。月依地球行。晝夜無盡頭。』新雋可味。

錢塘陳蝶仙。詩多綺艷。頗似玉谿。亦近今著名之詩家也。其感懷云。『殺身豈必竟成仁。世態浮雲認未真。大半交遊皆誤我。萬全計算不由人。最能體貼惟妻子。無可商量到鬼神。太息孟嘗門下客。若非潦倒便清貧。』頗有隨園之才。香山之風。

詩之作。不外情感二字。此說古今中外皆同。

詩歌占文學重要地位。不但宣達個人情感。而且代表時代思想。如三百篇。無非敘述當時國風。民俗。政教。此研究吾國古代社會學者。必根據於毛詩也。

吾國之勞工勞農。辛苦狀況。至爲可憫。宋梅堯臣咏陶云。『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

沾泥。鱗鱗居大廈。』然猶不如聶夷中咏田家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言婉痛深。

詩能引起孝思者。晉王褒每讀毛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爲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詩能感悟少義無恩者。魏文帝嘗令其弟植七步中作詩。如不成。行大法。植應聲爲却。曰『煮豆持作羹。漉豆以爲汁。其在釜底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乃不加之以罪。詩能保存古物者。某顯宦大興土木。將伐一古樹爲樑。有士人題詩於樹云『亦此知去樑榱材。無復蒼陰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濕他千歲鶴歸來。』顯者見之。遂不伐樹。詩能化氣息爭者。鄭板橋官濰縣時。其弟與人爭牆。寄信與板橋。欲借勢壓人。板橋答以詩云『千里家書爲一牆。一牆相讓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其弟得詩。乃不與人爭論。時代變遷。思想言論亦因之而多變遷。操觚者。當就時立言。作文如此。作詩亦如此。作詩話亦莫不如此。

洱源馬東初先生。博學能詩。著有抱霞軒詩稿。頗多佳作。洞庭夜泊有句云『倒影星翻漁火亂。掠波風送櫓歌長。』清靈飄逸。頗極夜泊之妙。

吾鄉四圍皆山。每當春草怒發之時。牧童多燃薪野宿。遠望之。則火光朗耀如星。散落滿山。且

山高樹多。月夜偶行山徑。四望則黑影沉沉。惟覺月色隨路線而光明耳。余友鄭伯僑暮行錫鉛道中。『牧童宿野燃星火。小販趕場待月光。』七言一聯。及『月光隨路白。野火連山紅。』五言一聯。皆寫實也。非親歷其境者不能領會其妙。

唐人多傷時感亂之作。如『信知生男惡。不如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荒草。』又『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又『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又『縱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以及石壕吏。析臂翁。諸詩。皆描寫當時兵禍之重。官吏之惡。人民之苦。撫今思昔。能不愴然。

清之李世。國人盛倡革命。一般文人。如梁任公輩。欲借詩歌鼓吹民氣。尊崇尚武。好爲雄壯之詞。對於杜子美之兵車行。及傷亂諸作。頗力痛詆。至謂吾國數千年來。民志卑弱。皆由是類詩歌階之厲也。顛滿清遜位。民國成立。兵徧全國。不可謂不尚武矣。然軍閥專橫。擁兵自衛。回首十年。烽烟滿地。死亡枕藉。傷心慘目。又豈當時梁任公輩所料及哉。吾人丁此危難。讀兵車行等詩。愈增悲感。並見古人非好爲此。乃不期然而然者耳。

蒙化陳翼叔先生。其詩純任自然。以性情爲之。著有甯瘦居。天叫集。是何庵。等稿。爲袁子才採入詩話者。有『壯士從來有熱血。深秋不必送寒衣。』爲師荔扉所稱賞者。則有題關帝廟壁云

。『漢家無寸土。關帝廟常存。試問何功行。殺戮爲天尊。曹瞞亦殺戮。難禁冤鬼哭。』對月飲云。『飲乾酒數杯。腹裏有明月。』小陽春云。『昔時桃與李。越分鬪繁華。若到春來候。何顏又放花。』賣蔭云。『我夢已驚醒。又醒他人夢。』等詩。其實翼叔之佳句。不僅此也。如立冬前一日感賦云。『苦雨淒風日不休。明朝又過一年秋。黃花猶是舊顏色。多少英雄已白頭。』撫景抒情。感慨遙深。又農夫哭云。『踐傷禾麥半成器。征徭輸足無餘粟。長天老日蓄充飯。夜靜更深煮羹粥。農夫農婦相對哭。可憐人倒不如畜。馬食白米犬食肉。』一字一行。純是勞農之淚。湖南周名建。蒲門竹枝詞云。『每逢一六趕街忙。短短圍腰大布裳。時尙新裝儂不改。野花遍插滿頭香。』是善寫邊地土俗者。

蜀中陳先濂先生。詩多新俊。辛亥奉委查炯。道經耿馬。有客感七律一首云。『元夜流螢照壁明。炎威失序暗心驚。依人作計春無賴。聽我還家夢有情。境遇偏爲時所困。官窮拚與命相爭。燈前遙憶小兒女。歷數邊荒說遠程。』滇邊瘴癘。逐客多拚死。官極邊者。讀之能無黯然。

袁慎夫先生。爲吾邑名孝廉。著作甚富。惜丁亂世。甯死不屈賊。大節凜然。殘稿數篇。早經刊印。惟雲州竹枝詞十餘首。未經錄入。殊爲可惜。今錄存其一絕云。『浴佛壇開祈嗣忙。樛櫨樹下飲蘭湯。女郎不解求何事。背着遊人也細管。』詩境清趣。且足爲無識女子作一當頭棒喝。

晚眺詩之佳者。如『誰家一縷炊烟起。飛到溪頭鎖綠楊。』又『驛路紅飛塵不起。龍山青斷月初來。』皆善道眼前風景。

清人徐昂發。詠相見灣云。『人厭溪灣遲。我愛溪灣澹。三朝三暮見百回。想思那及長相見。』又『明人施武。詠相見坡云。』上坡面在山。下坡山在面。相見令人愁。何如不相見。』兩詩皆撫景成吟。一則以相見爲喜。一則以相見爲愁。信乎詩以寄情也。

『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語摯矣。而猶不如『有客故鄉來。貽我鄉里札。心怪書來遲。反看君年月。』之別有深致也。

某某清明憶母云。『倚閭門外望何如。猶憶高堂拜別初。囑咐清明歸莫緩。不歸也寄一封書。』言淺意深。天性盎然。

偶於友人處。見壁間懸有古畫一幅。題詩一絕。畫景幽然。詩句飄脫。乃吾鄉袁晴軒先生之遺墨也。其詩云。『扶筇散步碧山游。絕壁松陰水上浮。一艇中流何處客。東風有約下揚州。』先生名昶。工詩善畫。清嘉慶辛酉拔貢。按雲南續通志載。著有晴軒詩草。浮生紀略各一卷。兵燹後散佚無存。

昨見新聞報快活林欄內載。皖中小詩人。關氏昆仲。一名得辛。年十三。一名德尙。年十二。皆

能詩。並附詩數首。評論稱揚。特轉錄之。以實余之詩話。德幸詩沉雄豪邁。如鼓琴云。『獨坐幽齋裏。彈琴興轉濃。清音何所似。風動萬山松。』儼然燕趙之音。鴻飛云。『鴻從天上見。奮翅九霄飛。豈似調鸚鵡。終隨人指揮。』俱見其抱負甚大。德尙詩意境深遠。如咏霜葉云。『葉紅知樹老。纔覺飽經霜。但見林疏處。飄搖黯夕陽。』清明云。『二月清明節。行人欲醉天。北邙山下路。青塚記何年。』蘊蓄渾成。儼然作家。以十餘齡之少子而造詣如此。洵不易得。惟德尙之霜葉第二句。纔覺二字。擬易以園野二字。句意較爲顯明。且可免其與起句中之知字抵觸。周屏侯先生。田家雜詠。六言八絕。清新可誦。擇錄四首於此。『春雨秧田水滿。微雲柘館寒輕。終歲豐衣足食。山林猶勝公卿。』『五尺影纏瓜架。一灣水繞柴門。晴雨時占雅鵲。往來樂數雞豚。』『郊外牛羊下括。池中鵝鴨成羣。打稻欣逢樂歲。山歌樵唱時聞。』『修竹千竿積雪。梅花數點零星。此係野廬幽境。旁人莫作丹青。』

用典入詩。須貼切自然。方無腐氣。如高東軒五十自壽云。『未探理窟難言命。深歷官場始悟非。』又毛西河選閨秀集。遺却山陰王端淑。王不平。獻詩云。『王嬙未必無顏色。爭奈毛君筆下何。』劉霞裳咏白桃花云。『劉郎去後情懷減。不肯紅粧直到今。』余詠雪美人亦有兩句云。『素卿自是多情種。嘗伴孫郎夜讀書。』皆恰切可味。

余舊作有彈琴。讀書。寫字。栽花。種竹。六詠。其讀書之後兩句云。『常把殘篇當故友。相親相近情如初。』余友伯僑。謂其比例新穎。今見半蘭舊廬詩話載。楊佩甫詠落齒云。『分明身似梧桐樹。一葉先凋已報秋。』龍舟竹枝詞云。『笑他團扇多於蝶。低傍船窗款款飛。』是亦詩之善作比例者。

『花開蜂蝶至。花落蝶影稀。』道盡世態炎涼。『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道盡人情險惡。王右丞雜詩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着花未。』明人孫文範。亦有逢鄉人詩云。『爾從山中來。恰喜江上遇。吾家老梅花。開到第幾樹。』此不但意同。而句語亦幾同矣。勦襲之病。古人亦多不免。

男女匹配得宜。方得唱隨之樂。此自然之理也。唐塞山子有詩云。『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背棄。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讀此詩。則盲婚之惡習。亟宜革除矣。

明周岐官兵行云。『賊近苦賊來。賊至恐賊去。賊來避有時。賊去官兵住。官兵畏賊如畏狼。但行賊後勢莫當。鳴鉦擊鼓入村里。馬索芻豆人索糧。不擇雞與豚。更驅牛與羊。傾倉倒甕悉搜括。排牆破壁掘餘藏。官兵得物喜。民家失物悲。語君且勿悲。官兵醉後難支持。東家少婦已被污。』

。西家兒女終夜啼。但得飽掠速颺去。猶能老弱共鋪糜。一旦賊兵去已遠。官兵夜起催朝飯。大車蒙重小車盈。路捕行人遞輸輓。行至前村計復生。竟指鄉屯爲賊營。丁男殺盡丁女擄。揚旌奏凱唱功成。君不見賊去人歸猶饑食。官兵所過生荆棘。痛哉良民至死不爲非。無如官兵勢逼民爲賊。』大軍所至。廬舍爲墟。兵之可畏。甚於盜匪。試問民國以來。各省各縣。有不遭兵之蹂躪者。何地耶。讀此詩。能勿慨嘆。

石屏丁氏。刊有詒燕堂詩叢殘。備載其家數代人詩稿。累世書香。一門風雅。誠足欽羨。叢殘中佳句頗多。如葆堂之早發良鄉云。『老樹如人立。遙烟作練橫。』又嚴寒云。『氈冷貓投生火竈。林空鴉檢避風枝。』皆可誦也。

鄭板橋思想超卓。人品亦高。爲清代有數人物。其詩久已刊行於世。脍炙人口。茲得其未刊詩題畫二絕云。『雪滿長林凍不開。朝飛餓鳥暮飛回。板橋盡日無人跡。爲探梅花去又來。』『庭前積雪窗生白。活火烹茶易有香。一卷離騷讀未了。自呵凍墨寫瀟湘。』亦清俊可誦。

雲州劉滋甫。著有來青書屋詩鈔數卷。詩多清麗之作。惜家遭回祿。稿盡被燬。友人爲誦其避難還家一首云。『簷際依然見燕飛。悲親同去不同歸。殘書檢共兒曹讀。仍舊青燈夜入幃。』情景逼真。

滇遊吟草二卷。錢塘張補裳先生所著也。其田家行云。『黃雲登場雞棲桀。椎髻裸身忙不迭。老翁語姥莫苦忙。今年稻熟倍往常。姥言兒翁且勿喜。一穗春成幾顆米。官租私逋分撥清。輪及全家食糠粃。道旁老人向姥告。富樂於人幾時足。翁家有田猶可生。今人多少無田耕。』直寫情事。直率樸老。香山樂府之遺。又庭中鶴云。『庭中有孤鶴。終日行庭砌。丹頂塗霞濃。皓鬚梳雪細。有時思一舉。忽向苔陰唳。列身雞鷄間。俯仰且隨勢。稻梁豈長謀。幸謝樊籠閉。何因遂遐舉。看爾翔雲際。』語有寄慨。英雄屈足。千古同悲。又咏仙人掌云。『有觸皆芒刺。無心竟坦平。』亦佳。

楊遂庵先生功業彪炳人寰。名垂青史。光耀金碧。其詩多雄渾之作。著有石淙詩草。錄其題畫一絕云。『幽泉出谷鳴。疎竹和雲長。微吟坐開襟。梧桐月初上。』意境清超。饒有唐音。

楊瓊。字迴樓。鄧川人。滇中耆儒碩老也。著作甚富。其寄蒼梧詩鈔八卷。先生在生時即已付印。余最愛其遊蒼山中和寺詩云。『朝旭初升洱海東。開窗一望水雲紅。炊烟罩地依低樹。嵐氣連天蔽遠峯。別有感情離亂後。儘多閒况老衰中。道心娓娓談難罄。時對橫渠白髮翁。』(謂張營浦參事)句調工整。情景切合。

麗水楊鐵如。性喜吟咏。丙辰春。同其叔湘之到順襄辦遊擊事務。遂與余結爲文字交。間有唱和

殊極清麗。蓋得力於家學者也。嘗爲余誦乃父用九先生咏團扇云。『團扇團且潔。團團似明月。明月那得如。長圓未曾缺。』思悟殊巧。

滇西多山。地勢高低不齊。故田畝因之而有高低。楊升庵先生有詩云。『高田如樓梯。低田如棋局。白鷺忽飛來。點破秧針綠。』比例頗肖。

宋周蓮溪先生。賀費令遊山詩。有『時清終未忍辭官』之句。李西涯麓堂詩話。評爲由衷之語。見道之言。余謂身爲宰官者。常以爲國防患。替民除害。爲己任。處國家危亂之時。尤應振奮精神。力圖挽救。雖死而不辭。若時清而始爲官。而不忍辭官。則是官也。亦贅疣而已。國家何貴有此官。或曰。蓮溪之所謂時清者。殆指國無昏主。朝無權奸而言。余曰。卽此而論。『時清終未忍辭官。』則時不清。將必辭官耶。如此則亦謬矣。蓋國有昏主權奸。更屬國家人民之大不幸。設當官者。於此時而不設法圖計。感悟君非。滅止邪箴。反退隱林泉。亦豈得爲正直耶。

訓誡詩。必引事說理。故多迂酸氣。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此勵人自立也。語雖切矣。然猶不若白居易之凌霄花一首。婉而有味也。孫清如女士。嘲佞佛詩云。『西方有佛依依賴。印度於今已久亡』。又近人有嘲地師詩云。『果然將相公侯地。何不選留葬乃翁』。此皆借詩破除迷信也。語亦切矣。然猶不若昔人題鐵李拐詩云。『葫蘆裝甚麼藥。揹來揹去在肩膊。倘若

個中有仙丹。何不先醫自己脚。』極其滑稽有趣。且嘲地師詩。亦係仿用其意。

古人詩。有爲後人襲用入文。借作比擬之詞者甚多。如時局將起變化。暗潮日烈。謠言頻起。則以『山雨欲來風滿樓。』比擬之。盜匪軍閥。舊者銷滅。新者復生。則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比擬之。欲形容對於某事經歷深透者。則曰『曾經滄海難爲水。』欲形容文之似終止而未終止者。則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景不長。則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楊升菴戍滇中。其妻黃氏寄詩云。『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韶風烟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憐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語極哀怨之至。又唐人詩云。『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抒寫情愛。何等自然。非徒哀怨也。又金昌緒春怨云。『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則怨而不怨。意境更覺深曲。

淡然主人。爲誦馬東初長君過某某閣詩云。『危崖高插白雲破。老樹陰森烈日冷。』格高句險。頗有唐古風味。

蘇茂本世講。性靈慧。入中學時。適余任國文教授。嘗閱其文。清真樸實。畢業後。復學作詩。

時携草本求余閱改。亦多佳什。咏簷溜云。『溜從簷下滴。不識幾經秋。漫道弱無力。也能穿石頭。』道側荆棘云。『道側有荆棘。初生枝幹小。疏慵不剪除。日久遂礙道。』有此意識。悟想入詩。將來造詣。未可限量。

張也良先生。詩仿元白。尤工寫景。前已選錄一首。茲復得新秋游準提寺七律云。『風入禪林倍覺清。上方高臥有餘情。雲飛遠岫輕無力。雨打疏簾靜有聲。井畔方驚一葉落。籬根先聽百蟲鳴。山城物候逢秋異。即景新詩取次成。』亦輕逸可誦。

家侄家驥。手抄詩稿數篇。乃其同學李君東陽遺墨也。老農歎云。『小俠半長成。草綠水平田。四月正栽插。忽然牛病纏。投藥數無效。祈禳終不痊。噫嘻貧農苦。百事受顛連。久慮無多時。營備貸在先。東隣賒斗粟。主人不假緣。西憐結新息。博錢四五千。初九栽南畝。十三插北阡。所恃惟牛力。無牛何播遷。播遷不相續。何以望成年。貸息尚可緩。租稅未可蠲。妻子填溝壑。錢糧未許延。只好秋收後。待命縣衙前。』情事眞實。想見勞農之苦。又擬柳宗元漁翁二首。意境清超。亦堪退步子厚。其一云。『烟波海上晚潮怒。輕蕩漁舟泊古渡。側耳砑然風浪湧。出艙四望浮雲布。天時陰晴網漫張。濯足江潭且待遇。』其二云。『江天一碧如練素。輕搖短棹湖中住。月明好過蘆花蕩。日斜喜玩楓林樹。朝晚出釣皖江溪。落得清閒如野鷺。』

某某觀棋感詠云。『大局竟如斯。危哉不易支。滿盤皆是錯。着着讓人時。』此詩不知何人所作。十餘年前。曾載游戲雜誌中。淺明易解。蓋有感於清末國勢危弱。外交失敗也。

血俠君。博通史籍。長於文而不長於詩。故作詩不多。然亦有可錄者。沙橋道中云。『孤村隱約疏林外。一轍蒼茫大地中。』此誠善道眼前風景。又寄友云。『奇愁深鎖蓮心苦。異想還餘蔗味甘。』用意亦新。

胡蘊。字石予。崑山蓬園鎮人。著有半蘭舊廬詩稿。詩格在蘇陸之間。佳句七言。如『樓高一鶴暝紅日。溪淺雙鳬眠綠烟。』五言如『風急山無色。香清草有花。』『得書如友至。展畫當山看。』

胡寄塵爲南社中人。亦今之有名文學家也。著有大江集詩稿。春游雜詩云。『出門何所見。萋萋陌上草。含雨復含烟。做就愁多少。』『爲羨釣魚樂。攜竿過小溪。夜來春水漲。便覺石橋低。』『離離墓上草。一歲一回青。如何墓中人。千年睡不醒。』『菜葉如碧玉。菜花如黃金。不費一錢買。採來衣上簪。』『語明意顯。酷肖隨園老人。

周拜花春來詩云。『沿籬野筍漸成竹。著樹餘花猶戀枝。』此乃觀物起興。徐枕亞始聞秋風詩云。『落葉碎如雨。斷鴻淒似絃。』此乃聞聲生感。范君博則有『調雛燕去簾常卷。抱葉蟬暗雨未

央。』兩句。蓋合觀聽以成詩者。雖情致各別。而皆清妙自然。

老友問廬。謂天下作詩人多。知詩人少。誠哉是言。殆於詩道中已三折其肱者矣。『人生天地間。大小各有願。我性自迂疎。惟求詩骨健。僻居避塵囂。長臥養癡鈍。一甌野山茶。兩盃香薷飯。開池方可丈。蓄草深及寸。窻靜槐影涼。雨餘荷香嫩。清風拂鳴琴。落花吹如液。明月復多情。照我吟時硯。靈機與天籟。邂逅爭來獻。詩成不傳人。聊付黃鸝囀。悠然此仙境。豈止擬南面。吾生猶幸得。淪落尙何怨。』此詩曾載某報。題爲漫興。不知作者真名。惟下署楚女二字。寄身清境。領略清趣。復有此清才。發出清音。令人羨煞。

陳樹人今之新文學家也。工繪事。兼能詩。其題開雲野鶴圖云。『脫却樊籠返自然。九霄之外任高竊。掉頭一顧雞和鶩。爭食無時亦可憐。』獨清獨醒。懷抱高潔。蓋感於國家已成貪污之惡化。不堪問問也。

廢書空白巾錄句云。『野燒挾風飛過嶺。晚霞暈日倒銜山。』畫工雖巧。恐亦無以逾此。

敦拙堂詩稿十餘卷。柴桑陳東浦著。內有屯田謠云。『山頭葉黃。種麥山岡。山上葉落。種麥山脚。』註云。羌人不曉月令。以木葉爲候。錄之以見不開化之民。其智識低淺如此。

董成。唐時滇人。有思鄉作云。『瀘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銷

銀燭。愁多減玉顏。悲心秋月夜。萬里照關山。』音調風格。亦不遜於當代名家。

周霞。字國華。號海樓隱士。葉榆人。精醫。著有海樓吟草。年六十二猶強力健步。遊學東瀛。亦一振奇人也。詩如甲辰冬。日本戰勝俄於奉天。商農組織十五萬衆。至兩重橋。慶祝天皇。蒞會感賦云。『三呼萬歲震東京。滿國農商盡是兵。十五萬人齊祝捷。他人含笑我吞聲。』無限隱憂。在於末句。蓋已窺破矮奴之野心、及其殘暴恐吾國亦難保不蹈俄羅斯之覆轍耳。

詩之難。莫過於五絕。蓋字僅二十。亦須有氣勢。有含蘊。始能成爲佳作。不然便易流於輕滑無味。徧覽古人詩集中。五絕最少。七絕次之。甚至五七絕皆無者。可知其不易矣。

開發公粟。賑濟飢民。原爲善政。惟往往司理不得其人。致多流弊而少實惠。吾國人民。缺乏公德。借公肥己。成爲慣習。良可嘆矣。葉榆李慈園先生。食粥嘆云。『廠門開。食粥來。千萬人。哭聲哀。大者一盂小者半。胥吏執簽按名散。少壯努力爭向前。老弱舉步愁顛絆。自晨至午始得食。飢腸已作雷鳴斷。朝粥粥抵餐。暮粥粥抵水。飲水難療生。猶勝無粥死。今日未死明日來。行行太息爾何哀。哀食粥。不會飽。此言莫說恐公惱。街頭多少嘆枵腹。廠中日費十石粟。公活我。德如天。十石粟。三萬錢。三萬錢。價高邁。窮民無錢乞米來。胥吏將米出廠賣。』悲哉飢民。惟恃公粥苟全此命。乃胥吏竊而中飽之，胥吏何其忍耶。讀之幾欲淚下。

『刀剪征衣就。寒礎動暮天。願隨風響激。流送到君邊。』『樓頭楊柳春。井畔梧桐月。猶未寄寒衣。朔風忽吹雪。』此周蒼巖先生之征婦詞也。音節語意。蒼涼入古。先生名榛。大理人。生平著述數萬言。兵燹皆付灰燼。僅巢雲山館詩存二卷行世。

擔當和尚。名普荷。明末滇中逸士也。痛祖國沉淪。不願仕清。而隱於僧。善畫工詩。前已錄入數首。今復選獲關山月一詩云。『關山月。纔圓又復缺。嫁夫未三載。與夫永決絕。更因明月太孤寒。致使花柳無顏色。花柳多情不耐秋。徘徊只見月常頭。不知邊塞征人苦。可與閨中一樣愁。前刀聲碎蟲聲哽。少婦停梭清夜永。解衣怕上合歡牀。有恨都成明月影。欲報朝廷甘自棄。女流饒有丈夫氣。若得揮戈建大功。妾願居婦君盡瘁。』結尾數語。極其豪壯。是欲以勇武勉勵國人。殺賊報國耳。

有題過擔當和尚塔詩云。『名姓老逃禪。悲歌詩萬首。知音太古松。夜夜清風吼。』『客過與誰言。不留君百歲。獨餘一片月。掛在高樓際。』『畫師雖已去。畫筆存天然。片雨蒼山過。林梢一抹烟。』以上三詩。見於友人抄本中。不落作者姓氏。愛而錄之。

襲故蹈常。油腔滑調。詩之大病也。而鑿幽絕險。意澀語硬。亦詩之大病也。

詩中脫落事理物情。設詞空洞，已成晦語。有何意味。直吐胸臆。過於露筋露骨。又未免淺率。

王漁洋之重神韻。袁子才之講性靈。皆各偏其說耳。

以詩之源流。而分唐別宋。固可。若美唐薄宋。則不可。蓋唐人有唐人之美。宋人有宋人之美。宋詩雖有淺率。唐詩亦多惡劣。詩法萃編所舉錄者。已不少矣。

春鳥秋蛩。各鳴其鳴。人聆之。各趣其趣。願鳴雖不同。而適意悅情則一也。

美妙之詩。天籟也。鳥蛩之音。亦天籟也。各適其適。曲盡其妙。詩人之徒競事摹唐擬宋。學杜法李。天籟已失。決無佳品。又何苦如此。

眼光各具。理論各別。同一詩也。雖經他人評定。苟吾有所得。何妨再加批評。只莫作隔靴搔癢之談可耳。

佳句讀過。每喜記之。但常將作者姓氏忘遺。是亦吾之懶性也。猶記有句云。『得時優孟千金易。失路英雄一飯難。』又『韶華誤我年年易。貧困依人事事難。』世態如此。爲之奈何。又『論交久後真情見。入世深時盛氣平。』又『飢寒能短英雄氣。患難方知故舊情。』自是閱歷有得之言。

向湖邸舍詩集。尙多佳詩。如黃平道中云。『頓覺山容媚。蒼松點翠微。晴雷翻峽吼。怪石挾雲飛。路滑泥雙屐。邨孤樹四圍。寒鴉先倦客。接翅暮巢歸。』風格峻峭。語意鍊拔。雨後望湖有

句云。『入城山色雲遮斷。過水荷香風拗回。』題畫云。『瀑飛千尺練。樹暈一身苔。』俱新雅可誦。七言之拗字。五言之暈字。尤用得妙。

予友伯僑嘗云。內亂不息。十年之內。成病國。二十年變弱國。三十年便要亡國。何其言之沉痛也。嗟乎。今民國已廿一年矣。此廿年中內戰不息。國家之損耗。人民之犧牲。幾不可以數計。假以之對外。縱不能決勝列強。亦足以固我邊圉。奈何爭地爭城。自相殘殺。置國家於不顧耶。若長此以往。自亡無日矣。吾甚願吾友之言勿中。朱茝君女士。瀟湘嘆一詩。感傷內戰。語語酸楚。其亦吾民痛史之一乎。詩云。『養兵衛國乃殃民。避秦安得桃源津。三湘本是安樂土。戰雲忽起天地昏。潰兵到處恣劫掠。鄉村廬舍還遭焚。可憐湘民被荼毒。奔走逃亡一路哭。回首家山不可居。宵寒祇傍荒林宿。莫問南軍與北軍。一軍敗走一軍屯。弄兵今日如兒戲。從此鴻溝不再分。五月農村膏雨足。四郊不見田禾綠。已經世亂廢春耕。安得年豐望秋穫。大兵之後必凶荒。又將餓死填溝壑。年年江上賽龍舟。今年惟有兵艘浮。艦督飛奔猶不及。那管纍纍衆楚囚。吁嗟乎湘民逢浩劫。屈子亦窮愁。三年兩度遭蹂躪。汨羅江水長悲流。』

崔顥長干曲云。『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宋之間渡漢江詩云。『嶺外音書絕。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同是久別家園。一則愛鄉情切。欲得

鄉人而一暢敘。一則疑慮滿腹。不敢問諸來人。蓋心懷各別。感詠因之互異。至盧僊之南樓望云。『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則異地孤身。望鄉人而不至。訴離恨而無由。倍覺愴然。

唐人憶親思鄉之詩。佳者甚多。其因節序而作者。如王維之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插徧茱萸少一人。』又高適之除夜作云。『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其因景物而成者。如無名氏之雜詩云。『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又李白之靜夜思云。『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皆一時感觸。悵然成詩。情致各不相同。殊堪尋味。

詩以理性情。故詩之具有至性至情者。不假粉飾。蓋堆砌故典。最足以失性情之真。古人或有所引用。則皆化合自然。不露跡痕。世之才短者。妄事效顰。專以事物典類填塞入詩。自詡博雅。不知已落下乘。去詩遠矣。

人無高尚品格。何足稱道。詩句亦然。詩之名貴者。必品高格雅。舉而喻之。或如潮奔浪湧之雄壯。鳥鳴鶯轉之清真。駿馬奔馳之豪放。天鶴飛鳴之飄逸。危岩懸瀑之奇險。曉角悲風之淒清。三春花草之富麗。一天星月之高華。又或淡如晚秋之山。響同高樓之笛。淨似清泉白石。豔比彩霞錦雲。新如晴嵐霽野。古似漢鼎秦鐘。秀若奇峯翠岫。健同勁弩強弓。至於鍾鍊。則鐵中之鋼似之。蒼老。則匣中之劍似之。風流之至。儼如舞蝶飛花。雋雅之極。絕類美人香草。

野性粗情。多具劍拔弩張之態。冬烘學究。無非氣腐言酸之吟。本屬庸流。何來佳品。

雲南雜誌。清末滇中留日學生所創刊也。其詩詞欄。多悲國感時之作。如俠少吉野園玩牡丹詩云。『心薰富貴奴根芽。異種稱王萬古嗟。世界文明先進國。豈無代表國民花。』祖國淪亡。異種稱尊。二百餘年。無人收復。借花寄慨。作者正當日之革命家耶。又南昆崙生航海云。『獵獵寒風吹客衣。烟痕橋影認依稀。夕陽下沒水平線。白浪如山鷗亂飛。』寫狀海洋。語新景切。又俠僧留學弘前聯隊中秋感賦有句云。『萬丈寒濤孤島夢。一輪明月故鄉心。』情景渾成。體勢大方。

甯墨公。名李泰。浙江人。畢業雲南武校。護國靖國兩役。曾充上校參軍。性好詩。雖身歷戎行。猶不廢吟詠。頗有古名將風。其後改任文職。官楚雄、安甯、等縣。政餘多紀遊之作。登龍山頂云。『十里炊烟平地起。一輪斜日半峯銜。』遊朝陽庵云。『僧散空留佛守寺。塵封只見鳥窺門。』九渡河云。『僻徑柴荆長。深篁野笋肥。』落筆清穩。武人有此吐屬。洵不易得也。

懷寧舒固庵養初。有舊才。著有曼陀羅花室詩稿。生時即自選、自刻、自序、其序中答客問之言。說出作詩須在自主自求之意。不啻爲幕古者痛下針砭。特錄之以實余之詩話。序云。『客曰。子刻詩毋太早乎。將有議子之後者。予曰。吾本不欲人知吾詩。吾爲之。人之議與否。非吾事也。』

。非吾詩中事也。人之詩。有似李杜王孟者。有似蘇黃陳陸者。有自謂其某篇似唐。某篇似宋者。有自謂某句爲前人所未道。以爲必傳之作者。噫。其下筆之時。先已有人之見者存。其詩殆爲人而作者哉。蒙竊謂詩本性情。試取古人詩雜錄之。勿署其名。一一而知爲某人之詩。何也。其人其時其事。宜有此詩。此詩之先天也。抒難達之情。狀難寫之景。人百語。我一語了之。人一語。我百語猶未了之。意必正。詞必雅。此詩之後天也。至於神韻氣味。則視其人讀書養氣笑若。非可揣摩而得。揣摩而得者。一望而知揣摩而得也。吾之爲詩。如孺子初學語。愈稚弱愈覺其真。又如老嫗說家常。人愈厭聞。愈言之親切有味。孺子老嫗之心。孺子老嫗自知之。自言之。且必如是言之而後快。吾之詩。亦必如是言之而後快。古人之詩。古人亦必如是言之而後快。後人或專言古人之所言。或專言古人之所不言。均非其自言也。夫以區區筆墨。可以自主之事。而聽命於人。則何事非聽命於人哉。吾願數百年後。人交相謂曰。養初之詩。殊不類古。則吾之願畢矣。客大笑而退。』又有詠二月七日雪云。『奇花開到牡丹尖。數點紅梅映綺簷。窻內圍爐意外雪。春寒只隔一重簾。』詠鏡云。『黑白紛無定。妍媸辨最難。人言不足信。教爾自家看。』才清語雋。而詠鏡一首。自寓警惕。尤不失忠厚之旨。讀其詩。可以知其趣。並可知其人矣。

海虞邵齊熊中翰。著述宏富。其一業居詩卷。尤多佳構。錄其上韜光徑云。『萬竹綠如海。一峯青到天。』意新筆奇。令人驚服。

九畹軒詩草一卷。桂林張含蘭女士所著。詩極清麗。如偶成云。『林暗雨將來。天際孤雲起。一簾春意寒。人倚東風裏。』又閑情云。『竹裏扣門驚吠犬。隔簾紅出小桃花。』

鹽城史劍塵女士。著有海棠軒詩存。田家卽事云。『邨暗籬落烟火生。深林無人雞犬靜。十里稻花風過香。半鉤月色澹相映。野人扶醉歸來遲。秋草寒蟲滿幽徑。』意境幽寂。摹寫如畫。

兵戈一起。廬舍坵墟。田園寥落。飢饉隨之。丁逢亂離。極人生之不幸也。鄉先正袁慎夫先生。老農歎五古一首。寫亂後農家苦況。至爲可憫。詩之悲憤誠摯。堪追少陵。詩云。『兵餘歲易凶。春老愁無極。百里一牛存。田園生荆棘。老農愁且耕。代牛資人力。四人挽犂行。一人扶犂側。束縛四肢勞。終朝行匍匐。半畝未及終。西山日已昃。翻羨死無求。疇能生不食。里閭灰燼餘。久作飢寒色。長官幸貸徵。羣盜復相逼。不識我穀成。輸官與輸賊。』

陶女士鳳奴。黨山道中。七言四絕云。『西風雨日作秋晴。雙槳烏篷比葉輕。細草鱗塘波路永。一村村過不知名。』『枳籬茅舍屋三間。一桁青堆雨後山。村叟過橋沽酒去。柴門閒對夕陽關。』『汀蘆飛雪雁行斜。水國疏紅落晚花。獨有楓人爭約爛。故將顏色鬪春華。』『老木清霜玉笛。』

哀。興亡憑弔正須才。柯亭寥落蘭亭圯。誰共尋秋載酒來。』語調雋雅。非靈心薰質。不能有此吐屬。

西游漫錄一卷。金昌毅一子所著。錄其滇西道中云。『村中祇有樹。山外更無天。』又『雲收山意活。樹靜鳥聲清。』毅一子爲某教社中人。細味其詩。皆有寄託。粵西陳竹銘太史。七月初十日自雞籠赴茶客街山行口占云。『見山不見地。上山如上天。水穿山隙過。雲抱山腰眠。鳥鴉立墓側。鷓鴣啼樹巔。秋風何蕭瑟。吹到輿馬前。飄然下山去。日暮起村煙。』此詩附刊西游漫錄。信手寫來。饒有畫意。

眉山蘇忠廷刺史。元日卽事云。『爆竹聲中噪樹鴉。元龍臥起醉流霞。迎春且喜逢今日。賀客多來拜故家。也許將軍過陋巷。却傳芳訊到梅花。一元初復談天寶。吹入東風易物華。』勁健典雅。

甯州劉大容。醉吟草六卷。其夏初遊翠屏山廣化寺有句云。『山村遠近全遮樹。田畝高低半插秧。』寫夏初景況。如在目前。又重過玉泉山雲濤寺有句云。『樹色含殘雨。溪聲曳遠岑。』亦佳。劉家達。亦係甯州人。著有紅樹山莊詩草。過華溪鄉云。『人家都在翠微中。疊嶂崇岡有路通。高下梯田甘蔗綠。迴環江岸木棉紅。魚鹽小集開新市。雞黍留賓尙古風。廿載干戈同患難。夜

燈閒話聚村翁。』又遊孤山有句云。『帆隨夕照歸前浦。雁帶秋聲落遠汀。』極秀逸自然。無但俗氣。

久別相聚。歡然成詩。最可玩味者。在家庭間則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在朋友間則有『乍見方疑夢。相悲各問年。』在情愛間則有『離情萬種待君訴。直到逢君轉默然。』詩人因景卽物發爲吟詠。感想不同。歡怨互異。致成有情無情之詞。其爲歡悅者則有『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其爲怨詈者。則爲『沒情最是梧桐樹。故送秋聲到枕邊。』其爲悲歡交作者。則有『東邊出口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

老殘遊記。著者劉鶚。字鐵雲。別號洪都百煉生。詩多清雅流暢。音調鏗鏘。蓋率性爲之。不事雕鑿者也。錄其春郊卽日云。『郊遊驟見海棠花。亞字欄杆一樹斜。蝴蝶忽然飛屋角。鷓鴣何以在天涯。千枝翡翠籠朝霧。萬朵胭脂豔晚霞。寄語春光休爛漫。江南蕩子已思家。』『可憐春色滿皇都。季子當年上國遊。青鳥不傳丹鳳詔。黃金空敝黑貂裘。垂楊蹠地聞嘶馬。芳草連天獨上樓。寂寞江山何處是。停雲流水兩悠悠。』

查初自詩云。『用巫臙下策。勿藥亦中醫。』是戒人偶有疾病。勿迷信鬼神妄投藥劑也。又元人之『貧未賣書留教子。飢甯食粥省求人。』則大有翰墨傳家。淡泊明志之風。又王右丞之『有愛

因生病。從貪始患貧。』及唐子畏之『爽口物多終得疾。快心事過卽爲殃。』示人節欲。俱極切要。猶憶隨園詩話有『常路莫栽荆棘草。他年免掛子孫衣。』兩語。分明勸人解怨釋嫌。至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及『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等詩。殆爲勵志之言歟。以上諸作。說理精湛。純類格言。爲錄於此。自警警人。

近時詩人楊南村先生。著有山居漫錄。呵凍筆記。攄懷齋詩稿。詩話。等書。先生居於鄉。野趣逸情。寄之吟詠。展閱一過。清爽之氣。撲人眉宇。錄其口占云。『庭僻無人至。林幽野鳥來。梧桐花半落。黃雨滿蒼苔。』『日落柴扉暗。廊深月色微。新篁三兩個。舒影上人衣。』又偶成云。『桐陰深處野人家。短短疏籬護早瓜。一日輕寒三日雨。紫荊紅破雨三花。』

民權素藝林欄內。有署名縮天者。客次隱塵寺有句云。『荒苔半砌青連榻。閒草一窗綠補簾。』深山古寺。纖塵不染。清勝可愛。詩亦如之。

寄禪和尚。詩筆勁健。駸駸入古。其佳句七言如『身外浮名隨世變。尊前明月照心孤。』『白髮苦吟秋雨外。黃花疏冷夕陽間。』五言如『月向高枝隱。香從冷處清。』又『昏林寒雀噪。微月亂雲侵。』又『荒戍落寒葉。邊笳送遠聲。』又『清風滌殘暑。落日動微吟。』

陰險之人。無有不殘刻者。近人有題漢高祖詩云。『度能容呂后。心不宥王孫。豈止功臣戮。分

杯亦忍言。』詞嚴義正。字字誅心。

鄭板橋先生遺詩。前已錄入數首。昨閱某報。又得清明七絕云。『塚上淒淒亂鳥生。一年祭掃只清明。何曾滴酒能歸土。名利無人肯看輕。』此詩雖脫化於『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然先生一生曠達。詩與性合。不可謂之襲古。

易首乾登崇園奎星樓有句云。『百萬家迷烟霧裏。兩三帆帶夕陽來。』攝照逼真。

『秦失鹿。楚人謀。吳中一呼天下笑。野失羊。牧兒忙。咸陽一炬人膏香。五帝三皇無一可。長城萬里空相裹。已收書籍復收兵。恨不更收天下火。』此讀始皇本紀感詠也。刊載民權素中。題下署闕名二字。調侃暴秦。可謂極矣。

鑑湖女俠秋瑾。字璣卿。浙江人。與清末革命先烈。徐錫麟屬表親。徐因刺恩銘案。遭捕斬。女俠亦被株連。殉難。遺詩一卷。多壯語。擇錄一二。以實余之詩話。失題云。『登天騎白龍。走山跨猛虎。叱咤風雲生。精神四飛舞。大人處世常與神物遊。顧彼豚犬諸兒安足伍。不見項羽酣呼鉅鹿戰。劉秀雷震昆陽鼓。年約二十餘。而能興漢楚。殺人莫敢當。萬世欣英武。愧我年廿七。於世尙無補。空負時局憂。無策驅胡虜。所幸在風塵。志氣終不腐。每聞鼓鼙聲。心思輒震怒。其奈勢力孤。羣材不爲輔。因之泛東海。冀得壯士助。』又紅毛刀歌結尾數語云。『紅毛紅毛

爾休驕。爾器誠利吾甯拋。自強在人不在器。區區一刀焉足豪。』斷句云。『祖國沉淪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又『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又『畫工須畫雲中龍。爲人須爲人中雄。』以上諸詩。風格豪邁。大可表現其思想與人格矣。又中江題壁云。『馬足車塵知己少。繁弦急管正音希。』登吳山云。『老樹扶疎夕照紅。石台高聳近天風。茫茫瀨氣連江海。一半青山在越中。』亦不失爲高雅之作。

朱荳君女士。著有香草亭詩草。咏二喬七律一章。其腹聯云。『本是同胞齊美麗。最難夫婿盡英雄。』兩語清妙切貼。已盡全詩之意。

『山林悲寂寞。欲共鳥爭飛。』此唐珍席咏秋葉之斷句也。人咏秋葉。必多哀怨。此則雄壯。『眼前富貴三春夢。身後飄零一夜風。』此錦囊中靜鵲女士咏牡丹之斷句也。人咏牡丹。必多誇贊。此則哀感。惟其如是。乃見佳妙。

吾漢袁百舉先生。有句云。『一瞬數十里。但見天地搖。』石遺詩話評曰。狀坐汽車頗肖。清詩人蔣士銓亦有詩云。『青山無數頭上過。我臥讀書船自流。』此狀坐船亦肖。蓋人在車船中。多有此種感覺。兩詩是能言人欲言而難言者。想見心思細微。

吳東園爲近時詩人中之翹楚。尤擅近體。對仗工穩。擇其佳者數聯。七言如『山松如蓋綠擎雨。

隄柳垂絲青織烟。『山浮嵐氣雲千笏。松竈濤聲月一樓。』『簾影倒懸千嶂月。笛聲高擲一江風。』。繞屋碧遮千箇竹。過牆紅見一枝花。』五言如『歸雲千樹擁。落日半峯銜。』『飛泉多阻客。破廟久無僧。』『檣聲搖落月。檣影破微烟。』

檢取舊篋。見昔錄規虛誌悼二絕云。『病體年來總未蘇。誠常曉起要郎扶。而今泉路孤零甚。可要棺奴作伴無。』『蒼天無語帝無情。一任名花變落英。不了緣還有三處。夢中地下更他生。』悽惻動人。想見情深愛篤。

元人元好問有句云。『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語新意蘊。殊耐咀嚼。

明女子沈氏。春日即事云。『金針雕破窗兒紙。引入梅花一線香。螻蛄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東牆。』狀寫物態。極盡細微。

清僧人定志。詠道上流民云。『背負者小兒。懷抱者小兒。前提者小兒。後攜者小兒。啞啞諸小兒。嘻笑如平時。』此詩可稱創格。妙在末後兩句。言外有餘意。又近代詩人葉玉森題勞勞亭云。『勞勞亭外柳。勞勞亭外人。勞勞亭外月。曾送六朝春。』其作法蓋仿前詩也。

詩之斷句七言。作者。如明人方于魯之『落花依草紅成片。新筍穿綠線露尖。』太平天國錢江之『春因亂後花無色。詩到窮時句欲顛。』清人吳昌賢之『長隄一雨綠成畫。小院百花紅上窗。』

近人包拙斧之。『去歲花如新病起。故人絨常舊書溫。』潤雲之『水上鴨眠雙洲靜。窗間蛛落一絲飄。』五言佳者。如清人劉壯肅公之『潮起江流闊。雲歸山不空。』陳玉澍之『雁落無人渚。鷗歸有樹村。』張子衡之『悟筆觀雲勢。調琴學雨聲。』近人翁莘老之『古木有餘翠。晚山無定姿。』默庵之『烏聲催樹綠。雨勢壓風低。』細讀之。勝啖鮮菓佳蔬。

昔路過某山古廟。見壁上有墨炭題詩云。『山坍土塌雨綿綿。墨霧橫空不見天。路道行來油糝滑。衣裳濕透夜難眠。泥深常教人埋足。坡陡那堪擔壓肩。如此奔波如此苦。一生到老却因錢。』噫。窮苦小民。勞力爲業者。尙解吟咏。其亦民間詩人之謂歟。

近人楊榆竹枝詞云。『琵琶湖下水悠悠。湖上青山點點浮。郎住山頭妾水尾。要來相見有漁舟。』此言歡會之便也。宋人期郎詩云。『與郎相期月上時。及至月上郎不知。妾住平原見月早。郎住清山見月遲。』此言歡會之失期也。兩詩用意不同。而幽情密意各極其妙。

友人案上。有雜錄一本。內錄二詩云。『□□歸來換繡襦。燈前含笑語檀奴。儂家姊妹都清秀。昨日簾前得見無。』同眠轉覺繡衾寬。那識春深午夢寒。最是曉窗鴛枕畔。紅腮無計避郎看。』是詩不知何人所作。可稱豔絕。

陳先濟先生。與家君同舉孝者也。工詩能文。每與人作書。喜錄己作。宣統二年。以查煙奉委到

順。至卽過訪家君。時家君已棄養二年矣。遺詩二章。爲錄於此。以見先生與家君之交誼。首章云。『曾與偕楊李。李君延順寧人亦屬同年。』聯轡赴上京。短牀雙足矮。夜泊一燈明。早達期廉浦。多愁記小庚。重遊殊寂寞。相見想他生。』次章云。『李固嗟無子。楊彪尚有兒。修文喬梓檀。卻憶古今知。難得聞琴樂。重來挂劍迴。清茶空一酌。猶記訂交時。』又先生臨行時曾出其稿示余。猶憶咏蝶云。『風流栩栩異尋常。出入花叢意態忙。記汝生蠅纔幾日。一經騰達便輕狂。』咏蠅云。『逐臭方離藩溷下。趨炎已赴几筵前。衣裳楚楚終何用。祇是逢人誑捷翩。』語含諷刺。殆別有所指也。

偷閒庵詩話 第一集

偷閒廬詩話第二集

順甯楊香池編

或曰。子之詩話刊印未久。今又有第二集之編印。何子之不憚煩。度子之心。將欲以之求重於世乎。然而值茲鎗與金錢興妖作怪之時。卽才智與著述勝子者。恐亦未必爲世所重也。抑將以之勒成名山千秋大業乎。而古今之詩話。汗牛充棟。以子區區篇章。直滄海一粟。木林一葉。安能搏大雅之一顧耶。且近今學說。新舊爭鳴。藝林中恐亦無子立足地。子又何樂而爲此。余曰。余固知之矣。區區作述。余亦知不能與人競智爭能矣。乃以生性癖好文藝。尤與詩句結不解緣。聞見所得。撰爲詩話。雖未能追步劉勰之妙論。鍾嶸之品題。而吾一生性志與思想。亦可藉此留一痕跡。足爲世重與否非所計也。至於連續編印。則若懶鴛吐其未盡之絲。亦以了此夙願云耳。特書此。以答或問。並告讀者。

十餘年前於書肆中購獲求幸福齋主人隨筆一本。讀之。語多警奇。並見其詠西施一絕云。『十年生聚任人爲。有土有民不教之。自是夫差無大用。緣何亡國罪西施。』議論推陳出新。大爲西施鳴其不平。可謂翻案之作。主人卽何海鳴。湘中名士也。辛亥革命。曾一度爲江寧都督。

余之詩話第一集。所載楊升庵妻黃氏寄升庵詩起句『雁飛曾不到衡陽。』及第五句『其雨其雨怨

朝陽。』兩押重韻。古人多有爲之者。師荔屏演繁中易爲衡湘。臥雪詩話。已徵引多數古詩之重韻。證明不可改易。余按唐高適送王少府貶長沙詩有『衡陽歸雁幾封書。』之句。升庵亦係被貶流滇。其夫人用衡陽二字入詩。不無來歷。

簪髻詩話載明溫州人陳少卿宦京師。娶妾寵之。棄妻於家。妻作古詩一首寄之。以致感詠怨切之意。質直而嫵媚。甚堪玩味。詩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郎得着。眼見花開又花落。』余謂此詩係脫化於竇玄妻之古怨歌。按東漢竇玄狀貌絕異。當時皇帝欲以公主嫁之。竇玄妻作怨歌寄之云。『焚焚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簡括而耐尋思。自勝陳妻之作。

南溪有言。作文須令人愛不能令人薄。使人妒不能使人厭。余謂詩亦宜然。

『燿燿流光漾水煙。池亭雨歇晚涼天。西風吹墮紅葉裏。照見鴛鴦自在眠。』此安亦生之流螢詞也。亭池之間。秋宵靜坐。偶然得此。筆之於詩。殊趣。然非情閒思靜者不能道。亦生名期。江南無錫人。

瓊英洞。爲吾邑八大勝景之一。中有石人、石象、石筍、石魚、及鳥蟲花卉之形。最奇者。則爲石鐘鼓。石琴瑟之屬。以石擊之。其於鼓也。則瑟瑟然。其於鐘也。則鏗鏘然。琴瑟則鏗鏘鏘鏘。

。遊者莫不訝爲仙境。楚南張壽彭先生。嘗遊其地。並於壁間題詩二律。擇錄其一云。『漫云水剩復山殘。洞闢桃源萬畝寬。今古英雄淘不盡。乾坤靈異繪來難。巖前好把三生證。劫後欣餘一枕安。回首故園天際杳。客中權作武陵看。』先生值滇省光復後。來宰吾邑。故有第六句之感詠。至七八兩句。詠及故園武陵。尤極巧合自然。

武進黃仲則。著有兩當軒詩十四卷。竹眠詞二卷。詩多鬱愁語。亦清代苦吟詩人之一也。其別意云。『別無相贈言。沈吟背燈立。半響不抬頭。羅衣沾淚濕。』此與李白之『美人捲珠簾。深坐蹙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同一用意。雖不免有依傍之誚。然先生博學多才。爲世推重。則當以學人之詩目之。又集中斷句佳者。五言如『怪木常爭路。長松獨受風。』『淺澤魚辭餌。空天鳥避羅。』『山銜將落月。風約欲疏鐘。』七言如『玉笛樓台連夜雨。綠楊城郭萬家烟。』『長崖一障日邊雨。高樹獨搖天半風。』

甯鄉陳家慶女士有句云。『百年身世常爲客。千里烽煙未解兵。』嚶鳴詩話評曰。慷慨悲歌。直逼老杜。余覽郡志。見雲邑孫偉望先生亦有句云。『三尺雪深頻秣馬。萬家煙冷未休兵。』其句法與前詩相似。並同爲感亂之作。然兩相比較。語意之深切。終覺孫勝一籌。

安南之役。最後原爲我勝而法敗。乃以距京太遠。消息阻滯。清廷不得軍情之實。竟甘心割棄安

南與法求和。誠吾國莫大恥辱。田梓琴出海防獄時。有過紅水江詩二絕。竹咏及其事。特錄之。並以見紅江氣候之特殊也。『五嶺南來是越裳。漢家都護早龍驤。奈何一戰成功日。忽報求和割地忙。』『紅水江頭草木青。炎方多日有雷霆。因盼此去滄溟闊。不見樊籠見列星。』梓琴名桐。新陽人。爲革命先進。與孫總理奔走數十年。有功民國。生平著述極富。尤多關於國家政治之書。

賓州陸小姑。儒家女也。生於清道光時。所適非人。備嘗艱苦。後大歸。以教授終老。能詩。著有紫蝴蝶花館詩集。曉起句云。『養病最宜平旦氣。讀書尤愛薄陰天。』意致冷靜。上句尤合攝生要旨。

廣東黃公度使美航行海中詩云。『家書瑣屑寫從頭。身在茫茫一葉舟。紙尾只填某日發。計程難說到何州。』洋海飄泊。朝東暮西。迄無定所。詩中情況。讀者無不以爲入我意中。公度名選憲。清末人。著有人境廬詩集。尙有今別離四首。首首俱以新思想入詩。惜太長未錄。

黃之雋。字石牧。清代華亭人。著有虞堂集。錄其咏水碓云。『轉輪在水稻在屋。枇杷如塵米如主。誰其爲之機與軸。坎曰在地杵在水。橫貫輪心輪運瀑。以溪之水代人足。列杵五六杵齒齒。一杵入曰一杵起。圍輪迫杵水迫輪。急急晨昏春不止。溪女鬢插山花紅。列坐臼旁如課功。從容

檀袖簾揚畢。勞逸不與吾鄉同。我來如聽一部之水樂。輪音爲商杵音角。』語多明其製作之法。具有現代科學眼光。可謂心細於髮。別開生面者矣。

劉孝威詠美人詩云。『上車畏不妍。顧盼更斜轉。』近人慈谿齊治道。亦有兩句云。『輕喚郎一聲。低頭弄裙帶。』美人意態。活躍紙上。體體之作。似此佳妙。殊不易得。

詩不宜多改。愈改愈醜。前人言之多矣。葉榆張景中先生題吾邑瓊英洞詩。其起聯原爲『入洞窮然出豁然。洞中洞外響流泉。』語氣之壯。全在窮豁兩字及響流泉三字上。後先生復與其友李學海推敲。改易爲『入洞幽然出豁然。洞中洞外水濺濺。』然已遠不及原句之佳。反點金成鐵矣。

詩至高渾。誠屬不易。如杜甫之『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久已膾炙人口。明楊忠愍公繼盛亦有句云。『寒欺草榻涼如洗。風捲星河動欲流。』此種句調。世不多觀。

詩有魔力。能感動人。第一集中已舉列數則。今見快活三郎詩話。載有某翁者。雅善咏詠。年老後。子孫怠於奉養。翁意殊不懌。一日。大書堂壁云『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子方負文學名。大懼。倩所親請滌去。又某筆記載皖口卽海口。在安慶府十五里。懷潛太望四邑之水。皆從此入江。獨名皖口者。因舊郡在皖水之間。故獨

尊皖水也。唐李涉泊此遇盜。盜知爲涉曰。不用標奪。久聞詩名。願賜一篇足矣。涉卽投一絕云。『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而今半是君。』盜得詩拜謝而去。噫詩之足以感人有如此者。

湘綺老人王壬秋。爲有清一代作家。生平著述。浩如烟海。民國十年。余居省垣。從友人處得坊間所刊之湘綺樓詩文集讀之。佳句如林。美不勝收。錄其淺易近人者數聯。遊明湖有句云『四面樓台穿樹出。萬家城郭帶烟低。』又『寺樓風月無賓主。亭榭烟雲自古今。』納涼偶成有句云。『樹高風易到。院靜月來遲。』寺樓亭榭兩語。余嘗以之爲人書屏聯。

吳縣翁去非暮春詩云『莫怨春歸早。花餘幾點紅。留野根蒂在。歲歲有春風。』是類詩題。人多出以憐惜傷感之意。此則不落恆蹊。沈歸愚詩別裁中已選載之。並評以得安命俟時之旨。友人某君戲舉俗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問與此詩是否同一用意乎。余爲之啞然失笑。

詩之含有小說性質者。使人讀之興味醺醺。吾國古詩如孔雀東南飛。木蘭詞。長恨歌。等類。皆可謂之詩體小說。

教夫傷內禍七古一章。結語云。『野無閒土民安生。未必豺狼哀鴻多如此。』可謂知本之言。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此袁子才詠箸之詩。箸死物也。偏偏

說出他忙碌辛苦之狀。分明詩意已在活人身上。其爲寓言可知。此求響於弦指外也。

宋人范成大夏日田園雜興云。『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此詩不獨意佳。作法亦好。末兩句追進一層說。益顯出俗美習良。可悟詩法。

詩有合於今之新文學家所謂象徵派者。如王龍標之『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寒鴉指得君王之寵者。日影指君王。李白之『昔在長安醉花柳。』花柳指妓院。杜甫之『秦城樓閣烟花裏。』烟花喻繁華也。餘則流水呼爲碧玉。香煙謂雲。玉盤謂月。婦人之髮髻。擬以烏雲。女子之小足。擬以玉筍。蓮比君子。菊比隱士。鼠比小人。松柏明節操。牡丹喻富貴。豺狼比盜匪。以鶴方純潔之士。以梅比孤高之流。諸如此類。常見古人用之詩句之中。至毛詩爲象徵之作者。更不勝枚舉矣。

余嘗謂詩人生平所作之詩。常含有個人之信事，使讀者得知其一生性情所在。事業所在。及所處之時代與環境。始臻上乘。否則無病呻吟。有何價值。

今之新文學家稱陶淵明爲隱逸詩人。或田園詩人。杜甫爲社會詩人。白居易爲革命詩人。王孟柳韋爲田園詩人。高岑爲邊塞詩人。劉長卿孟郊賈島韓愈爲苦吟詩人。李賀溫庭筠李商隱爲唯美詩人。此卽由詩中得其生平之信事而擬稱之也。

詩之次韻。疊韻。和韻。無異自作枷鎖。集句則有類於竊奪他人之美衣而衣之。甚屬無謂。不但爲今之新文學家所詬病。卽古人中如黃山谷王阮亭袁簡齋諸名家。亦嘗譏評之也。

趙雲崧先生。名翼。號甌北。陽湖人。著甌北集。詩多明白如話。絕類香山。生於清乾隆時。與袁枚蔣士銓稱爲乾隆三大大家。其論詩重性靈。錄其閒居讀書作一首。卽可見其與袁枚主張相同也。詩云『人面僅一尺。竟無一相肖。人心亦如面。意匠憂獨造。同閱一卷書。各自領其奧。同作一題文。各有天在竅，乃知人巧處。亦天工所到。所以才智人。不肯自棄暴。力欲爭人乘。性靈乃其要』又漫興有句云。『絕頂樓台人倦後。滿堂袍笏戲闌時。與君醒眼從旁看。滿盡鐘鳴最可思。』昔有題盧生祠上聯云『睡到二三更時任功名都成幻影。』先生詩其與聯語同一感想乎。

律詩欲求活動自然。須於頸聯或腹聯中。挾入流水對法。今舉余寄友詩兩句爲例。『遙思月下與花下。一別春初又夏初。』律句中有此一聯。便覺無板滯氣矣。此法古人五律中尤多用之。

文庫中選有湖南湘潭女生龔暉畫梅一首。其腹聯云。『描寫傳神罔半作。文章得意點頻加。』罔點點。畫梅多用之。而亦標記詩文佳妙處之符號也。作者聯想成吟。何其刻畫巧妙乃爾。

旌德呂梅生女士。擅吟詠。今之謝道韞也。恬虛碎墨。嘗評其詩。暢麗芊綿。自適其適。錄其久交行云。『驄馬南來氣虹吐。道旁相見不相語。白眼看人借問誰。曾是當年斷金侶。當年意氣凌雲

霄。貞珉比志金鑄交。千尋梅花豈云極。百丈崧嶽難爲高。直教生死義相許。披肝瀝胆惟吾曹。何期日久情漸惡。一朝棄置如鴻毛。翻雲覆雨嗟紛作。何須更爲傷輕薄。古誼論今君自迂。世道人心豈猶昨。『世風日下。友道澆漓。慨乎言之。又郊遊二絕。頗近袁枚一派。詩云『畫裏人家山作屏。更看草色綠前汀。芳郊盡是生生意。莫遣蠻靴浪踏青。』』墓門紅雨落紛紛。捫讀烟藤斷碣文。畢竟春風憐水逝。歲吹芳草綠孤墳。』

予幼從先君子讀書。憶某歲夏夜。熱甚。解衣置案頭曰。如此炎熱。既不降雨。又不吹風。真悶煞人也。先君聞語出戶。責令將衣穿起。立即書示古人詩云『納涼莫怨涼風少。轉眼秋風又苦涼。』又嘗以三不可妄爲訓。一曰欲念不可妄。二曰言談不可妄。三曰行爲不可妄。此亦可見先君一生做人存心矣。

十餘年前。南北分裂。兵戈擾攘。武人中擁兵自雄。橫梁賦詩者。在北則有吳佩孚。在南則有唐繼堯。吳詩多淺率。不足錄評。唐氏著有東大陸主人言志錄。詩之適健雅鍊。固非吳氏所能望其項背也。余其西江舟中云。『十載浮名誤赤松。無端平地起英雄。大江流月波翻白。老樹凌霜葉更紅。放眼以觀塵世小。開襟一笑海天空。滄桑棋局知多少。又看旌旗在眼中。』象州夜泊云。『橫梁江流望八荒。澄清依舊仔肩當。社城狐鼠應須伏。山澤龍蛇漫久藏。事業從來空色相。兵

戎合是佛心腸。照人肝胆今猶昔。皎皎還同明月光。』

眼前景。意中事。口頭語。見得到。寫得出。便是好詩。此昔人作詩之要訣也。余嘗以之課徒一生。請舉例以明之。余乃以黃仲則之『不知身入濃陰間。但覺逢人鬚眉綠。』兩句謂之曰。此眼前景也。次以嚴秀芳女士元旦詩『明明還是宵來事。贏得人人喚去年。』謂之曰。此意中事也。又以無名氏題畫乞兒詩『我討我的飯。與汝何相干。可恨勢利狗。單咬破衣衫。』謂之曰。此口頭語也。

龔年閱欣齋雜談。見載有柳某歐戰感詠云。『從知病弱皆強食。誰道和平不武裝。寄語旁觀休袖手。風雲變幻正蒼茫。』曾幾何時。戰雲已密佈於吾國東北及滬上矣。人服其識。余服其才。蓋弱肉強食。非武裝不足以保和平。及吾國貧弱。禍在眉睫等意思。何人不有。而作者獨能就歐戰抒感。語不着實而警策動人。是其才之過人處。

清人譚嗣同題兒纜船有句云。『纜倒曳兒兒屢仆。』此與白居易琵琶行中之『輕攏慢撚抹復挑。』蘇東坡書韓幹馬十四匹中之『微流赴吻若有聲。』同爲描寫出神之語。至柳子厚漁翁之『欸乃一聲山水綠。』一句。尤覺有聲有色。細玩味之。自知古人造句之妙。

劉沛澤安農。近今書家也。字體頗近何子貞。詩亦豪放。錄其書感云。『飛來閩海三千里。又隔

燕雲幾萬重。看盡落花揮盡淚。天涯處處有哀鴻。」

『事多拂意莫如我。交尙知心有幾人。』此余舊集中書懷之句。頃閱何獻葵詩亦有『百歲開懷能幾日。一生知己不多人。』兩語。何其暗合也。

張廷玉字衡臣。清代桐城人。詩才敏妙。錄其山中暮歸云。『林端鴉陣橫。烟外樵聲起。疲驢緩緩行。斜陽在溪水。』明淡如畫。

鴻雁傳書。詩中多有借用者。或疑其事虛假。今若以之入詩。殊嫌思想腐舊。然余觀今之軍用鴿。能傳達消息。夫鴿。小鳥也。且如此。況鴻雁爲候鳥。往來有時。其體之大。又數倍於鴿。安知當日不可以用之以傳書耶。

陳小蝶題畫詩云。『山野人家竹四隣。閉門無事坐黃昏。平生自笑陶宏景。却把閒雲贈與君。』纔用古人詩語。渾覺天成。

泰州女子周淑媛。元日哭先大人詩云。『一夜思親淚。天明又復收。恐傷慈母意。暗向枕邊流。』孝子之心。至性之作。

民間詩人之詩。余於第一集曾採錄之。頃閱各家筆記。又得數首特彙錄於此。一挑水夫咏白髮云。『人見白髮愁。我見白髮喜。父母生我時。惟恐不及此』一輿夫題嚴子陵釣台云。『樂哉嚴

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台。光武無寸土。『（見風風雨雨錄）蘆墟楊姓某。操舟人也。能吟詠。嘗有卽景詩云。『帆轉風無力。舟輕浪有聲。』（見鷗夷雜室綴）周木匠不詳其名氏。吳淞江上人。備於杭。著有木邊屑閒吟。冬日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添暖舊棉花。』閒居云。『牆低喜近隣家竹。屋漏先防架上書。』（見梵天廬叢談）龔與雪軒老友。聚處濱垣報社中。日夕無事。共坐談詩。雪軒嘗誦工人趙某自題照片云『我本姓趙。月峯爲號。恐後無憑。立此存照。』又某僧詠雪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以上諸作。或思想警奇。或識解超卓。或清切生趣。洵屬奇才妙語。彼咬文嚼字之流。終其身未能夢此。人豈可以職業限才智哉。

長樂老馮道。身歷四朝。事主十人。寡廉鮮恥。人品本不足道。而其詩則不失溫厚之旨。史冊猶稱道之。謂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道聞不悅。於是高其牆垣。並作詩書其門云。『高卻牆垣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觀此一詩。則知道爲一性情和藹之人。宜乎壽高福隆矣。

才士文人不得志於時。依人作嫁。往往借物詠志。昔李仙芝客金陵。見新燕有感云。『羣巢擇室幾經春。故國烏衣夢想頻。上苑喬林還不到。生成薄命是依人。』

唐劉方平詩。『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讀者多疑之。以爲春夜何來蟲聲。字句必有錯誤。余謂此無足異。當係確有其事。蠅蜂之類偶觸窗間蛛網不能飛去。夜間忽然作聲。便取作詩料。此常事也。況天地間之事理。更有越出常理之外者。如古人筆記中。記載婦人產蛇鼠。菓樹結瓜豆之類。不勝枚舉。最近上海報紙則有牡丹開放秋日。婦人生產小象。種種奇聞怪事之登刊。彼春夜之間蟲聲。又何足異耶。

自古才能之士。多爲小人嫉妬讒毀。然公論所在。卒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是小人之好造作是非。徒自行暴露其殘刻耳。昔王守仁先生。爲有明一代奇才。生平事功。昭垂史冊。當時亦嘗爲小人所嫉。頻加謗毀。故先生詩集中喟喟吟一首。卽因遭讒感詠也。詩曰。『知者不惑仁不憂。君何戚戚雙眉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則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願縛束如窮囚。千金之珠彈烏雀。掘土何須用鐮鏹。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慾噉途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洒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國府要人胡漢民。曾一度充任司法院長。後與中央不睦解職返粵。近則息影香江。因感國難而賦詩云『伯始事不理。霧雲猶有矢。遶藩十萬戶。痛哭秋風裏。去年敵來襲。帶甲一宵靡。奇辱古

無聞。喪地自此始。主將得急報。方抱桑中喜。猿鶴外不愁。狼狽內相倚。錦州再撤兵。猶曰取進止。冠蓋走洛陽。效顰豈其似。彌月戰渥濱。猶未及桑梓。坐令失援敗。夸毗者誰子。登巔已窮行。濟盈惟有俟。如何終不國。日蹙國百里。『胡之爲人如何。國人自有公評。茲不論。而論此詩。詠事確切。詞旨嚴正。國家主腦。東北將領。豈能免於喪地辱國之罪耶。』

周拜花詩。淡而有味。甚似南宋人。余甚愛之。初集中曾選其斷句。頃閱金鋼鑽又得清溪道中卽事二絕云『柔柔着葉碧桃花。蟹舍村莊一半遮。記得石橋西去路。幾枝楊柳有人家。』『漠漠層陰乍雨餘。片帆風定嫩晴初。斜陽一角孤村外。春水滿江賣鱸魚。』『沿之石湖集中。殆莫能辨。明劉績征夫詞云『征夫語征婦。生死不可知。欲慰泉下人。但祝襁中兒。』征婦詞云『征婦語征夫。有身當殉國。君爲塞下士。妾作山上石。』愛國之心。忠義之言。讀之氣壯。

小說家張恨水君。所著啼笑姻緣一書。風行海內。且筆製爲影片。可知價值之高矣。近閱報紙見其國慶有感數言。錄其二絕云『記得黃花易戰時。依然重九祝佳期。傷心却是遼東路。處處風翻別姓旗。』『創業何曾數典忘。悲笳聲裏過重陽。項劉未有安民術。先割鴻溝作戰場。』東北失土未收。川魯內戰繼起。危象滿目。宜乎無有慶語。徒生悲吟也。

陸陳機女士哭夫詩云『三載光陰共唱隨。一朝永訣有誰知。傷心今夕魂歸處。正是當年宴爾時。』

『伯道無兒賦命孤。可憐一女早云殂。私心欲慰垂憐意。任有啼痕總說無。』『天邊月缺有圓時。死別從無再會期。痛煞秋窻風雨夜。斷腸人咏斷腸詩。』『一盃清酌氣芬芳。滴向靈前暗自傷。誰是酒漿誰是淚。個中酸楚請君嘗。』『滿幅殷殷盡淚痕。不堪回首泣黃昏。幽明路隔蹤難覓。一度思君幾斷魂。』孤戀之音。窮猿之啼。何堪卒讀。

海上名畫家顧默飛女士。自題所繪籬竹云『編籬須伐竹。愛竹籬不成。不籬豈留竹。卽以遂其生。隣家多兒童。不學亦不耕。青枝折爲馬。新筍持作羹。三徑已就荒。我竹終難榮。移之植紙上。籬竹皆欣欣。』別饒雅趣。

蔡松坡先生。憤於袁項城僭謀帝制。由京來滇。振臂一呼。天下響應反抗。卒使已登龍位之洪憲天子。剎那間轉變爲曇花泡影。實爲再造民國之英雄。其人足傳。而其詩亦多雄偉氣，錄其游西山詩云。『雙塔崢嶸矗翠華。騰空紅日射朝霞。遙看傑閣層樓處。五色旗飛識漢家。』『東風吹徹萬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千載功名塵與土。碧鷄金馬自年年。』玩其語意。當係辛亥革命後。先生任滇省都督時所作。

最近日寇犯淞滬。吾國人民奮起救國。以身殉難者實難紀數。報章書載者固多。詩歌追悼者尙少。近見泊匳弔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經理項松茂君一詩。而錄之。以彰烈義。詩云。『天意厭山國。

喪亂訖無已。救死而不贖。誰復重邊鄙。東隣乘人危。一朝室如燬。戍軍望風逃。盛國逾萬里。我退而彼進。敵旗遂東指。倉皇謀抵禦。賴有義軍起。頂君熱血人。賣藥長安市。濟人兼利物。義聲頌遐邇。外侮痛憑陵。袖手甯知恥。慷慨糾義勇。愛國當如此。倭寇憤難伸。對君尤嫉視。忽聞同志爲敵俘。攘臂爭與共生死。隻身單騎赴虜營。侃侃而談折以理。虜酋正方張。其狼似封豕。爲義不可屈。南八兒老耳。吁嗟呼人生得死死如歸。偷生視息胡爲爾。君不見常山罵賊稱義烈。姓名至今留青史。又不見賣國遺臭謚國賊。萬古千秋人切齒。我今濡筆敘君事。心香一瓣作銘誄。」

世之苦境。病其一也。莫不畏之。遭其纏繞。誠不幸矣。友人爲述某君病間詩云「匙抄軟飯飢難飽。被換新絲熱漸低。口苦尙難辭藥石。身輕似已出泥犁。屢聞溫語勞良友。乍見愁眉展老妻。一臥四旬雙腳廢。朝來初步學孩兒。」亦屬意中之事。

南昌大書畫家。熊勝。字粟海。名孝廉也。尤擅吟詠。近見墨林新語。選載其詩。喜其風格已得唐人神髓。爲近世罕有之音調。轉錄玉律二首於此。李家渡旅店遇雨云「山色暝然合。到門喧市聲。百憂營一飽。微雨趁長征。京國十年夢。川原百里程。空餘道旁柳。知我去來情。」京口送友云「無端成聚散。此別更堪驚。世亂恩仇重。身危骨肉輕。十年滄海夢。萬里弟兄情。無限臨

歧感。霜華鬢漸生。」

民謠俗歌。余嘗比之爲山花野草。別具一種天然姿態。足以動人。自非牽文拘義鏤字鑿句之詩詞可比。特選其極堪尋味者。『龍養龍。鳳養鳳。老鼠生兒會打洞。』『高山高處高於天。走過雲南走四川。雲南四川好跑馬。洞庭湖裏好撐船。』『大雪紛紛下。柴米都漲價。老鴉滿地飛。板棧當柴燒。嚇得床兒怕。』『放釣鋪網。混混到晚。拿魚捉蝦。就誤庄家。』『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得了牛兒失了馬。贏了官司散了財。』『春花紅。杯莫空。今日兒童明日翁。』『南山望見北山高。北山只見南山腰。朝南暮北徒自勞。』『蟲驚秋。魚怕釣。人生茫茫百可愛。』『三早當一工。免得求人拜下風。』『有了千錢想萬錢。有了萬錢想少年。』『儂比鮮花郎比葉。鮮花護葉葉護花。』『打傘不及雲遮日。搥扇何如自來風。』『人老只爲焦愁大。樹枯只爲水糟根。』『樹大不怕亂風刮。真金不怕烈火燒。』『黃金有價人無價。男兒無性鐵無鋼。』『人閒烟受氣。酒醉話遭殃。』『有嘴說人醜。無鏡照自家。』『地毒生苗。人毒生瘡。』『兵馬過。籬笆破。』

俗歌中亦具有至理者。曩年余任教中學。一日某生以孫總理之知難行易一語求解答。因於黑板書俗歌『燒柴不見山』一句謂之曰。譬如燒柴即行易也。不見山即知難也。蓋見字當作知字解。故

不見山。卽是不知山。其含義最廣。既不知山之狀況如何。路徑如何。則行步之苦。斫伐之勞。亦茫然矣。豈非知難哉。

樊增祥當清之季世。由知縣而官至藩司。乃文人學士之有幸運者。然生平行事。亦多爲世詆毀。其著作甚富。詩句之可採者。如冬日山行云『雪地敲門借火烘。松皮燒火芋魁紅。行人爭及田家樂。細布香杭過一冬。』『咽咽臘鼓鬧冬晴。蘆葦生兒半帶英。歲晚家家接新婦。紅蕖紫菜稱調羹。』『牧兒生小住山家。冬學閒時樂事賒。雪後不知溪路斷。倒騎牛背看梅花。』『雪路旁連板木路。家家插竹鋪烟縫。山中不識魚蝦貴。伏弩寒林射果狸。』『陰崖雪水下淙淙。馬汗如霜凍滿身。多少居民窮谷裏。不知世上有陽春。』土風山景。不厭瑣屑寫入。使人讀之。恍如身臨其境。餘如『眼界擴於觀海後。名心淡到看雲時。』『數笏遠山秋柳外。一行新雁苑牆西。』等斷句。皆可玩味。又苦雨之『園果爛方熟。籬花臥亦開。』亦極真切。

汪精衛先生。道德文章。久爲世重。曾任行政院院長。因憤日寇犯我東北。通電罪責張學良喪地辱國。並迫張辭職。以卸國人。先生亦自願與張同齊下野。今已成爲事實。離國放洋。其在國民政府中。尙屬以氣節自重者。所著詩詞。多憂時愛國之作。錄其庭前偶見新綠。口占一絕云。『初日枝頭露尙涵。春光如酒亦醺醺。青山綠水知何似。愁絕風前鄭所南。』清末先生卽以革命著

名。是詩常爲民國以前之作。故以鄭思肖自況。又春日晚眺云『斜陽如臘脂。林木盡煊染。華色妙天然。桃李失其艷。白雲亦融洽。娟娟作霞片。晴空淨如拭。著此兩三點。春光如故人。醇醪醉深淺。感此太和心。臨風相繚繞。』詩品人品。同一雅潔。

吾滇袁樹五先生。學業精博。清光緒間。曾應經濟特科。以庭對第一。名滿天下。未幾東渡。歸而居京長學部圖書局。復提學浙江。及膺清吏館之聘。生平著作等身。詩尤清拔。余編詩話第一集時。卽欲選先生詩。乃以苦無覓處爲恨。今歲春蘇生茂本。持余詩稿呈請先生教正。幸蒙評點。批註勉勵。並賜詩話詩集各數卷。向之欲得其一二句。而苦不能者。今忽得其數卷。琳琅滿目。快慰奚似。爰採錄之。以誌欽仰。並供讀者之欣賞焉。武風子火繪箸歌云。『奇人誰識武風子。萬物精靈任驅使。身世漠漠悲滄桑。勉將小技隱鄉里。鄉里六月翠生竹。采之爲箸直如矢。仙乎仙乎心悟神。酒邊風物出十指。花草欣欣態欲活。魚鳥飛飛勢將起。一杯一箸須臾間。炭火紅燒尙自喜。鏤聲細如食葉蠶。山小如豆人如蟻。雖曰人工半化工。可笑流賊覓無已。生平寄志嗟難言。豈畏一旦魄遭褫。有頭可斷箸不得。信哉殘明一志士。君不見紂作象箸磯奇史。技非傳人人傳技。誰識奇人武風子。』奇人奇事。寫述成詩。可作傳記讀。龍池精舍梅花詩一起六句云『一樹紅如脂。一樹白於雪。一樹蟠蚪龍。一樹鍊金鐵。一樹根半枯。一樹枝欲折。』梅無遁形矣。與

夫歎云『愁歎歎輿夫。踏泥深及膝。輿夫亦歎我。滇南人太逸。千丈百丈山。土厚悉如一。荒蕪不種物。何怪病羸疾。回想蜀中土。種物今更密。田中菽麥生。田畔豆瓜出。百金買尺地。利盡歸富室。安得移滇山。爲蜀謀生術。我聽輿夫歎。輿中羞瑟瑟。吟詩不成篇。萬山醉斜日。』民窮財竭。實緣農事荒蕪。滇人滇人。讀此能無感奮耶。山楊松至劉官屯一起四句云。『民僞半緣貧。鴻哀不忍聞。行程三十里。征稅局紛紛。』直書所見。關心民漠。行路難二首。擇其一云。『朝雨滑。午日苦。山又山。吁嗟路阻。吁嗟路何阻。前有豺狼後猛虎。』古拙可味。七律佳者。如海門橋云『半村菱蕩半桑麻。村外荷花又豆花。細雨橋梁行客路。隔溪烟火老漁家。秋光先到邀明月。夜色平分醉晚霞。最是發人深省處。水車轆轤尾銜鴉。』詩尾註云太夫人常見水車周流不息。訓穀曰。爲學當如此。遊華亭寺東竹憺先生云『別來山寺十三載。又長風篴四五圍。林外平曠遠如立。塔尖危石怒將飛。前王宮殿誰僧納。大好河山屬布衣。天許碧雞山下住。便從舟屋買魚磯。』又五言佳者如觀音洞和不鈞云『只有音可觀。萬象都入暝。石龍抱雲眠。水蝠驚人近。秋風送汾河。寒氣滿山徑。下界煙寺中。冷然一聲磬。』七絕佳者。如日本足尾道中云。『高峯一步一徘徊。煙靄秋林夾徑開。之字山程弓字水。神州詩客幾人來。』行經小西山下。小橋流水。行人往來。脩然意遠。賦詩一絕云『山前沙路雪痕消。數點梅花一畫橋。縱有紅塵飛不

到。行人歸鳥兩迢迢。』五絕佳者。如入勝境。關云『雲壓關上開。鳥鳴樹頭樹。青青萬疊山。笑我來何處。』北郊云。『楊柳井泉碧。刺桐花雨紅。北山青未了。送我過城東。』七言斷句云『僧塔紅燒千歲劫。佛樓青擁一林秋。』『一帘春酒客投宿。雙鬢山花婦餉耕。』『米鹽生計山頭市。蔬豆人家竹下籬。』五言斷句云『宿草長新綠。斜陽逗晚紅。』『輕車走夕陽。遙天挂新月。』『天到秋來白。山從遠處青。』『月明佇滄陰。雲來挂簷齒。』皆佳。

古代歌詠。出之自然。未嘗斤斤於聲律間也。中古而降。始銳意講求。處處必依聲應律。詩法日趨嚴謹。形式雖屬整齊。然縛束過甚。已成中國詩學之一大厄。遞及今日。人智日進。文化昌明。精研深究。舊有之文學。不無病態。於是詩亦有新舊之分。以余所見。詩只宜辨美惡。不宜分新舊。對於古人之詩。當分別師法。對於作詩方法。亦可稍求解放。若必欲根本推翻。而代以新詩則妄矣。

天下之事理。未有一成而不變者。亦未有變而即可保其無弊陋者。譬如吾國素以精神文明見稱於世界。其弱點則爲物質文明之不及人。國家因以貧弱且易召亂。說者咎其不善變。然在歐西已爲善變者矣。物質文明雖遠勝於我。其精神文明則又屬不及。數年前亦有大戰。夫吾國不善變而亂。歐西善變而亦亂。是善變與不善變。皆互有利弊之潛伏。故在識者之主張。治國之道。不能因

噫廢食。取長舍短。存善去惡。是大智慧。持此而論。治事爲政。改革變通。皆宜有所斟酌損益。詩雖小道。理豈外是哉。

今日之所謂新詩。既屬白話。且多不叶韻。純爲小品文字。則另以一種文藝名稱稱之可也。何必曰詩。

詩在文藝中。則爲一體。且具有美性。一方面是由其實質上之分辨。一方面又由其形式上之分辨。音韻者。構成詩之形式之一也。苟廢之。已失去形式之美。仍不易動人欣賞。

文學中之有詩歌一門。亦猶禽鳥中之有黃鸝畫眉一類。黃鸝畫眉之有音。無異於詩歌之有韻也。時屆三春。百鳥聲喧。人獨樂賞黃鸝畫眉之音者。卽以其音之美耳。世之主張作詩廢韻。竊則不敢曲爲附和。

尤西堂老農詩云『披衣過東郊。倚杖問秋穀。荒草滿溝涂。老農相對哭。二月響春雷。三月霖霖霖。四月荷鋤來。小雨如珠玉。五月旱既甚。蘊隆至三伏。萬里曠無雲。赤日燒茅屋。青苗玄以黃。滄海變爲陸。我耕數畝田。三年無私蓄。朝憐婦子啼。暮畏吏人促。今年又苦飢。且恐速我獄。爲我與天言。何故欺營獨。徒空野人家。豈減縣官粟。吾謂若母聲。何不食糜肉。公卿不撫髀。有司不蒞目。一夫田幾何。嗷嗷愁容蹙。秦楚多大兵。盜賊空城宿。白骨半丘墟。何處問重

穆。餓死事極小。安宅心亦足。誰將雲漢詩。補入流民牘。歎息歸來臥。青風起疎竹。』悲天憫人。杜少陵之遺響也。

『向晚雨初晴。水田秧正綠。樹裏有人家。斜陽臥黃犢。岸蒲何青青。中有水禽宿。暮聞柔櫓聲。飛起入叢竹。』此江蘇黃傑舟行卽景詩也。景不俗。詩亦不俗。

江蘇吳年彭靈岩歌云。『靈岩之下野草肥。靈岩之上黃鶯飛。青春一去將安歸。』撫景生感。意盡言止。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考三句之詩。創自大風歌。唐岑之敬。宋謝羽皋。皆有仿作。後世則作者甚少矣。特錄之以備一格。

楊桂五先生。性曠達。寡營謀。不治生產。山壯而髭。任鄉里教育三十餘年。誨人不倦。今先生年逾古稀。猶精神矍鑠。終日飲酒賦詩之外。別無繫懷。著有醉月軒詩草。其友某君。嘗贈以詩。中有『好吟詩飲酒。不問舍求田。』十字。活畫出此老一生性情。

鄭北野。乃天虛我生陳蝶仙之門下士也。有旅寓中多妓女感題一絕云。『時難年荒見世情。小民多半不聊生。哀鴻一例都堪憫。總是飢寒逼迫成。』又昔人詩云。『妖姬從古說叢台。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遍野。肯行多露夜深來。』情同悲憫。省善立言。

近人題礪溪垂釣圖云。『尙父精神老健適。一竿垂手取神州。諸侯八百皆貪餌。獨有夷齊不上鉤。

。『亦警亦趣。亦莊亦諧。』

清初林處士茂之。家貧工詩。其咏冬夜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文士落魄。寒態可憐。

卻寄二字。古人詩題中多用之。不知其義云何。檢查詞源。亦無註解。偶讀張籍詩。有『因逢過江使。卻寄在家衣。』之句。是則卻寄之義。或爲因便而寄與之意歟。姑志於此。俟再攷正。

昔人因書籍被人久借不還感賦云。『朝朝供我讀。一借成人書。多作荊州想。誰同蘭相如。』可稱運典入化。

蘇城李子香。頗通文墨。恃其父遺產三萬金。任性揮霍。溺於嫖賭。未十年家產一空。妻氣忿死。子香狼狽爲丐。題詩自悔。有云『一日愁腸轉九回。而今萬悔已難追。江東父老如憐我。鬻養家中守犬來。』一父執見之。惻然曰。何至此。遂收養之。得免凍餒然已卑賤極矣。此之謂孽由自作。古人詩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世有依賴父兄之庇蔭。不務生業者。曷鑒諸。

湖南慈利于榕章飢民歎云『去年夏大旱。憔悴無粒粟。今年欠春糧。農人淚簌簌。豆粥聊充飢。豈復求盈足。粥盡可奈何。草根不飽腹。朝爨隴上草。夜就隴上宿。飢疲不憚勞。但期秋收熟。』

叩門胥吏來。國賦征求速。荷槍跨短刀。威儀一何肅。喝云軍糈急。緩或加誅戮。長跪謝胥吏。淚下還復續。月前鬻長女。始得納租穀。如何賦又急。得無太迫促。吏怒怒且咆。老拳難鞭扑。哀聲動四隣。誰勸誰遭辱。『哀哉小民。既苦自謀。更何堪征徭之頻逼耶。欲國不亂。不可得也。是詩後半尚有十六句。語屬空論。稍嫌凌雜散漫。故不錄入。此正與胡適主張刪去白居易折臂翁之君不聞以下數語意思相同。不識于君以爲如何。』

古人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無成就。低頭避故人。』詩如格言。足資訓誡。凡屬青年。當書之座右。

胡適江上詩云『雨脚渡江來。山頭衝霧出。雨過霧亦收。江樓看落日。』變化生動。妙勝於畫。南社集之詩。大半具有民族思想。乃近代有價值之作品也。富順張荔丹。亦南社中人。能詩。古體尤覺氣韻沈雄。錄其哀蜀云『秋風號。秋雨哭。巴渝七八月。殺人不知數。長鎗大刀決鬥場。千夫萬夫相繼仆。隨處但見尸橫陳。裸無人收暴林麓。老鴉飛來大路旁。爭與餓犬啄人肉。老母哭子婦哭夫。魂魄不得歸故屋。驚風蕭蕭夕陽慘。鬼燐入夜滿山谷。可憐死者竟何辜。總爲內爭效馳逐。』西蜀地廣人衆。甲於全國。惜民性狡滑。素稱難治。故自民國以來。兵連禍結。內戰之多。冠於各省。荔丹蜀人。目擊心傷。作爲哀歌。聲聲是淚。如讀弔古戰場文。

丹陽張揮孫。小橋詩云『小橋臨水石橫斜。一樹薔薇半着花。村犬吠時驚過客。籬門缺處得田家。軟風香送離離麥。落日聲喧陣陣鴉。羈絕市廛今已厭。儉閒住此話桑麻。』山村景象。歷歷在目。又遊竹中口占有句云『一徑窮且深。幽行入叢竹。清風忽然來。吹作海波綠。』亦清雅可誦。

新聞報新園林載有一詩。作者憩南。題爲豐年歎。序云。去歲農田被水淹沒。今歲秋收豐稔。而穀價下落。農民仍難免凍飢之慮。堪歎也。詩云。『去歲禾稼被水淹。田中顆粒無處兌。今年都說秋收豐。樂歲胡爲長戚戚。咨嗟歎息爲我道。租債紛紛競來討。今年有穀不值錢。三元一石要搶早。夏春借入米價昂。十元百斤還取保。新穀登場早清償。毋令乃公生煩惱。算來穀數足敷前。及今分派殊不然。債主怒目出怨言。妻孥從旁相周旋。掃地無餘不足怪。豐歲若此實可憐。轉瞬隆冬天雨雪。饑寒交迫向誰說。不如去年田禾盡淹沒。猶得麩麵敗絮多少來撫恤。』讀此可知近年匪禍之重。不無因矣。

李君蔚然。青年英俊。才思超越。其詩初集已選之。今重閱遺稿。尙有過瀾滄江五言一律云『遙望臨江路。崇岡一線橫。孤禽深喚語。空谷寂無聲。野卉爭春發。山茶遇雨榮。行人休憩際。前路早關情。』氣格雅淨。讀歸去來辭云『高蹈邱園歸去來。江山易姓寸心灰。此身總是浮名誤。且向

柴桑弄酒杯。』猜透古人心事。又雨後山行有句云『禽飛古樹聲相和。馬走荒郵路易尋。』亦佳。蔚然年方弱冠。卽有如此詩才。洵爲吾鄉後起之秀。惟好爲冷語悲吟。如冷雲繞敝廬。風微人意歎。不料餘生却尙多。等句。言爲心聲。已成天兆，故年僅廿一。惜哉。

科學與文藝。性質各別。豈可混爲一談。正如法律與道德。事實與理論。經驗與理想。似已接近。但不能相提並論。詩者文藝之一也。若以科學之理繩之。則不可解者多矣。

古人詩『黃梅時節家家雨。』『梅子熟時日日晴。』『熟梅天氣半晴陰。』同咏梅熟之期。甲是一個意思。乙又是一個意思。丙則融合甲乙兩意思。爲意思。人多引爲趣談。竊謂詩純由情感而發。不受拘繩。亦可借證。

穀荒之詠。古人詩中固多見之。菜餽之作。則鮮聞也。今得近人菜餽嘆一詩云。『嗟嗟種菜忙。十日奇冷菜凍僵。嗟嗟賣菜傭。菜不值錢窮一冬。醃菜菜枯無汁。煮菜菜苦以瘠。敗菜斷梗米半升。一家老幼分杯羹。杯羹不羶飢。兒女啞啞啼。不須啼。我見禾黍汨沒之鄉倍悽慘。草根食盡食樹皮。』

元揭傒斯曉出順城門有懷何太虛詩云。『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雨中。故人從此去。』觸景生情。不勝惆悵。感發自然。得未曾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詩人產生。固不能限以地域也。吾滇雖遠居邊僻。自唐以來。歷代皆有詩人。其卓然成家者。如楊石淙。錢南園。朱升木。次則張弼山。李中溪。李蘭貞。師荔扉。黃矩卿。戴筠帆。許五塘。孫菊君。朱筱園。僧人中則有蒼雪。擔當。湛福。積亮四大詩傑。至近代工詩能文之士尤多。如陳小圃。趙樾村。李厚庵。袁樹五。諸人。不特能詩。且著述繁富。名馳藝林。誰謂邊野無才乎。

詠物貴有寓意。彭容臣詠紙鳶有句云。『但見飛揚矜得勢。豈知操縱只由人。』借勢逞威。可恥孰甚。

永昌爲滇中大邑。山水極佳。以全滇而論。葉榆蒼洱之外。莫能比其秀麗也。曩歲余因公務駐永日久。暇即遊訪名勝。輒紀以詩。故余近十年來。所作詩句。亦以客永時爲最多。擇錄於此。以見飄遊放蕩。情閒意適。最能助長吟興也。遊太保山云『行來惟見樹。樹盡景旋生。回首人家密。隔林禽語清。天寒衰草木。寺古倚山城。目極遙空外。晴雲幾處橫。』觀湧珠泉有感云。『巨池清見底。中有湧珠泉。一珠起未落。數珠復相連。剎那滿池內。起落萬千千。觀之欣然喜。既而轉愕然。珠起旋珠落。未嘗得久延。推之人世上。勢位與金錢。與此池中珠。豈能無變遷。得失原泡影。何用心懸懸。蒼天既生我。我生聽蒼天。』睡佛寺觀睡佛云。『常眠石上睡同死。萬

喚千呼呼不起。莫怪世人迷夢多。此中有佛亦如此。』遊鶴雲寺云。『羣鶴今無影。觀雲尚有樓。鶴飛何處去。雲影自悠悠。』晚眺云。『長空幾陣亂歸鴉。日近西山樹影斜。郊外不知誰氏圃。瘦藤殘葉繫秋瓜。』遊濯纓亭云。『斜日照孤塔。扁舟入小亭。將軍題句在。湖上餘青山。』（亭中有鄧子龍將軍題聯云。百戰歸來贏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只餘湖上青山。）遊保山謁雲南革命先驅楊秋帆烈士墓云。『中原淪陷傷如何。天下英雄盡枕戈。幸有孤忠懷祖國。欲憑隻手造山河。黨聯革命作先進。義起滇疆功獨多。身死骨埋欣得地。名山烈士共巍峨。』遊梨花塢云。『步入石門一徑斜。高登樓閣訪袈裟。松枝風過驚飛鳥。梨樹我來未着花。坐久渾然忘世事。林深何處不栖霞。清流曲繞禪關外。翰輿山僧好煮茶。』曉出龍泉門遠望云。『巍巍塔影與天齊。木落山空水復低。野鳥兩三亭畔立。一鉤曉月淡城西。』由永歸而有感云。『香花又放臘梅枝。正是天寒歲暮時。歸去匆匆無別物。一篇遊記數行詩。』曉發小橋道中云。『野店鷄聲歇。曉風拂面涼。河流隨路曲。茅荻共烟荒。影蕩遠山日。銀鋪夾道霜。前途知尚遠。得得馬蹄忙。』

全世界上。地廣物博之國家。吾華當居次位。乃近數十年來。邊土日削。形勢日危。雖曰外人之野心侵略。實亦吾國之統制無方。既不知開發振興，愛護邊民。反驅使貪惡之官吏。任意暴斂橫征。苛待如此。即強而有力者。不加謀奪，必亦民心向外矣。劉化風雜詩之二。寫其實況。難以咸

言。亟錄之。以供關心邊土者。詩云『。陰山非人居。遠在陰山陰。盛夏有積雪。悲風號長林。在昔務拓邊。兵力非所臨。明妃和蕃來。歿葬黑水潯。此南且百里。蔚然青草深。牧羊蘇子卿。遺跡今莫尋。嗟今土著民。歷此無簪纓。候寒穀不熟。馬鈴率常食。燕麥俗呼菽。十或三五植。曠土望無垠。墾則索重值。苛稅多此類。况復苦盜賊。向曉時事壞。每欲避鎗弋。不圖邊鄙間。衢路愈偏仄。取彼以例此。家鄉尙樂國。』

『風吹石磴若猿號。鶴老飛天不覺勞。人道此山高無比。誰知吾更比山高。』此滇西蒙化陳翼叔先生登鷄足山詩也。『誰云攝山高。我道不如客。我立最高峯。比山高一尺。』此青陽沈正侯登攝山詩也。兩詩同一用意。或謂若非依襲。必不能如是符合。按翼叔生於明末清初。詩多奇想妙悟。正侯生於清乾隆間。與袁枚同時。亦有詩名。兩人相隔已在百年。正侯之作。是否依襲翼叔。吾固不敢斷定。惟正侯生於翼叔之後。其登攝山一詩。既已選入隨園詩話。復見於胡懷琛之歷代白話詩選。而翼叔之登鷄足山詩。則罕有人知。並罕知有翼叔其人。噫學士文人。才智不得見用於世。始寄之吟詠。如翼叔者奇士也。佳章妙句。且沈埋無傳。是詩人亦有幸有不幸耶。抑爲地域所限耶。然而翼叔不過邊野詩人之一耳。其不幸如翼叔者。吾不知凡幾矣。

丙寅秋。多雨歉收。且值巾匪作亂。陷永昌騰衝龍陵等縣。一時聲勢浩大。復率衆沿江而下。順寧

民團抗禦之。亦屢敗。城將陷。幸省軍至。轉危爲安。然順境北部居民已大受蹂躪矣。時余避亂東山。曾感賦五言一律。雖曰遣懷。亦紀實之作也。詩云。『愁雲生鳳嶺。連日雨霏霏。歲歉米珠貴。兵荒民命微。江心濤怒吼。城北血橫飛。願我離家久。何時始得歸。』

詩有類行文之注重點題者。如洱源楊鳳池先生詠寄山云。『無數客從山下過。可將行樂悟浮生。』古詩云。『人生如寄。多愛何爲。』詩用行樂。點出題意。先生名淳。清乾隆時人。著有寫其眞齋詩稿。下老鷹崖云。『處世不嫌平。登山不畏險。險者可使平。履平常患險。我夙抱此心。共證者其鮮。適下老鷹崖。于懷復懷轉。』妙有解悟。謁岳武穆墓頸聯云。『天心已不回南渡。家樹猶能阻北風。』亦屬典切。

李允元先生詠唐梅詩云。『歷宋元明春不老。飽風霜雪幹常新。』筆老氣古。格調同梅。可並傳矣。

陳小圃先生戒幢寺西園放生池詩云。『子產舍生魚。當時未有佛。莊周活涸鮒。亦非持戒律。仁者用其心。大抵能及物。何必菩薩腸。乃具好生德。矧以義濟仁。有生必有殺。徒守放生旨。五行無烈火。徒守放生旨。四時無秋肅。可以救楊樸。何以鏟荆棘。可以致鱗鳳。何以驅蛇蝎。害仁固不可。害義豈爲得。我習儒家言。不取浮屠說。今來坐池上。清波漾亭閣。莫辨誰是非。但

析熱腦還。宛在濠濮間。非魚知魚樂。』聖賢之心。見道之語。

民國六年。予與鄭嗣僑楊午亭組織一詩文討論社。社友爲李衡仙。楊桂五。楊友鶴。龔子雲。計小泉陳上之。蔡鏡室。施爲善。王濟川。每星期討論一次。集有詩文一厚冊。其中以詩爲尤多。三年前。宗佑民趙子仁王介三諸君。復組織文藝月刊社。推余主稿。幸得嗣僑鏡泉佑民潤之子仁子愚樹民相助編理。尙能如期出版。將刊發第八期。因印費支絀。遂停止。猶憶社中人。亦多能詩者。他日有暇。當搜集前後兩社社友之詩。合而刊之。以誌翰墨之緣。

吳趸人沃堯。廣東南海縣人。博學能詩。其著二十年目睹之怪象狀一書。揭破清末政治黑幕。鍼砭社會惡習。且處處表現其思想清明。人品高潔。誠舊小說之有價值者。錄其題蘇武牧羊圖云。『雪地冰天且耐寒。頭顱雖白寸心丹。眼前多少匈奴輩。等作羣羊一例看。』懸心別具。寄託遙深。且以豪壯語詠失意事。才識襟懷。尤爲特出。

詩之美惡。由何辨之。曰美者蜜。惡者蠟。

作詩如鳴琴須絃外有音。又如賭棋。着力不可在近而宜在遠。如作書貴乎鋒藏氣歛。又如作畫既不失真。而又生動。始妙。

得美妙之詩讀之。如聞雅樂。使人悠然神往。如飲醇醪。使人醺然心醉。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詩而刻意爲之。反失天趣。

觀人論世。宜有眼光。若徒以目前之成敗論人。非淺見卽挾私也。何可據以爲憑耶。白居易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兩人真僞有誰知。』

重山曲水。多生妙景。此詩文所以亦有堆疊之法。深曲之筆也。

清代官秩之微。莫如學官。故俗有芝麻官之呼。或又呼爲豆腐官者。則因其俸薄。不能常購肉喫。而多以豆腐佐膳耳。楊迴樓先生有句云。『芭蕉葉大遮官衙。菜子花黃上廢臺。』蓋其任學官時所作也。蕉葉而遮官衙。菜花而上廢臺。益顯其署小地荒。官况清苦。詩之善於烘托者。此類是也。

『滿斟碧酒泛菖蒲。先醉婆婆後小姑。婆醉有僂僂有堵。小姑醉煞倩誰扶。』此清代無名氏女詩人午日詩也。天真浪漫。語態憨狂。趣極。

鄭板橋詩云。『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最關情。』陳襄詩云。『山行風煖落花輕。雨過田間野水鳴。自笑微官如布穀。年年三月勸春耕。』一知愛民。一知重農。俱不失爲好官。民國以來。居官如此者。有其人否。

學詩無他妙法。惟在多讀多悟而已。蓋讀而能悟。始得詩之趣味。隨時隨地。便能觸動靈機。感

發成詩。袁隨園遺興詩云。『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爲絕妙詞。』可以悟矣。

詩有對景物而起歡心者。『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歸來笑撚梅花笑。春在枝頭已十分。』詩有對景物而起怨情者。如『不阻遊蜂問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一樣東風分厚薄。梅花吹老杏花香。』

鈕稼仙題黃夫人寄楊升庵詩有『萬里夢生還。』之句。沈歸愚以爲蜀中距滇無萬里易爲『兩地夢生還。』似此拘泥。則李白之『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及『千里江陵一日還。』等句。不亦應當改易乎

詩人狂放不羈。逞意而談。故詩句多具有誇大性。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伸手摘星辰。』等類。乃加倍寫法。非實有其事也。

詩中之字。與文不同。有宜活看者。如張船山詩『沙飛風有形。』風本無形。但因其力鼓動沙飛。便覺有形矣。又陶淵明詩。『鷄鳴桑樹巔。』蓋謂鷄之鳴聲透自桑樹巔也。詩句中如此者極多。餘可類推。

懷甯舒固庵楊州詩云。『繞郭垂楊大有情。遮留春夢不分明。魚鹽東海開奇市。花月南州副盛名。

。欲問興衰前代事。請看新舊兩重城。陷家只剩雷塘土。况復雷塘土欲平。』詠今詠古。情致不俗。高景芳女士。張宗仁室。清時人。著有紅雪軒稿詩文詞賦六卷。其詩卷佳作最多。錄其輸租行云。『驢駝口袋牛挽車。天陰防雨且重遮。農人惜米如珍寶。官府視米如泥沙。不辭淋尖與加耗。早賜收取容歸家。願存升斗買粗布。聊與妻兒補破袴。盡情傾倒實堪憐。差澀反遭倉吏怒。驅牛出城口吻乾。無錢沽酒當風寒。辛苦回來夜將半。細嚼筐中草頭飯。』專制時代。官吏之貪刻。勞農之痛苦。已可概見。

輕材末學。不知精研深造。自謀樹立。徒東塗西抹。拾人牙慧。自鳴得意。今之青年。坐是病者尤多。因借鸚鵡諷詠云。『毛豐復羽美。物小有靈機。可惜能言語。却從人是非。』嗣僑評曰。借物罵世。語真藥石。詩之暗喻法也。余豈好罵哉。余不得已也。

清人李薊過廢園云。『誰家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塵。最是關心鄰舍犬。隔牆猶吠折花人。』又石學仙女士過故居云。『風迴玉笛夕陽斜。誰傍山陽譜落花。喜得春回梁上燕。不曾飛到別人家。』皆情深故舊。足懲薄俗。

汪笑儂原爲宦海中人。一變而爲舞台歌者。舉世奇之。願其所作詩句。則多憤世語。錄其六十自嘲云。『回頭五十九年空。一曲琵琶血淚紅。成則王侯敗盜賊。可憐人在舞台中。』玩其語意。

殆傷心人別有懷抱耶。

宗君佑民。喜作小品文。間學作詩。亦有可觀者。如題邊壽民畫雁圖云。『身棲綠荻中。志在青霄上。萬里乘長風。相期同破浪。』

昔某氏賣屋詩云。『只爲銀錢不計身。我屋已經屬西隣。可憐今夜僅爲主。一到明朝主作賓。燕雀有心還戀舊。貓犬隨我不知貧。殷勤叩門前柳。他日相逢是故人。』不講平仄。不重對仗。且有重複字。殆爲古體之作。有類黃夫人寄楊升庵之詩。讀之情致可憫。意態堪憐。

鎮海周茂銘。字霞城。清咸同間人。著有晚綠居問心居詩稿。及雜著三種。詩多落筆高超。氣完神足。舊穆詩話已選載之。茲復轉錄一二於此。旅次云。『結屋前村接後村。溪山深處古巢痕。東風吹暖春如海。萬樹桃花紅到門。』歸乘夜色踏蒼苔。忽訝清光一縷開。知有人眠黃犢背。笛聲吹月過江來。』又秋氣云。『盤鴟大漠雲初凍。唳鶴空山月倍高。』秋日云。『禿樹難留黃葉住。大波忽帶紫瀾回。』寫恨云。『字能略識愛方始。事到難忘恨已深。』

余舊作道旁姬云。『墨雲垂空際。倦鳥苦傍徨。林間響落葉。風急聲淒涼。我從東郊返。一姬泣道旁。問姬緣何泣。姬言夫姓張。嫁夫十五載。夫身喪夷方。幸有子復孫。三世樂一堂。不幸遭瘟疫。九人七病亡。獨遺一孫孤。替我謀稻粱。衣食賴無缺。田畝得不荒。去歲羽書急。徵兵到吾

鄉。官威如雷厲。保甲勝虎狼。無奈賣田宅。奉金求長官。今歲復徵募。捉人人未防。免役嗟無術。孫身列戎行。臨別望孫泣。聲咽淚浪浪。十月斷音書。傳聞死宜良。地名我囊無餘金。我屋無鼠糧。年老况多病。待死更何望。言訖復大哭。我亦動悲傷。人生丁亂世。性命等豬羊。君不見鼓山下。南山陽。朝朝少婦哭夫母。哭子。一回聞之一斷腸。』是詩頗爲老友友鶴稱賞。評以悲感動人。如讀石壕吏並親書稿上。今友鶴下世已數載。偶觀其評語。不禁使予抱人琴之感矣。

跋

母舅香池先生。幼聰穎嗜書。弱冠通文學。尤工詩詞。著述宏富。自儉閒廬詩草。集言刊世后。名山益重。今又以詩話刊印。余方遊學海上。因請賜稿。爲付梓焉。舅生平耿介。重道義。憎仕途。逃林壑。嘗謂余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何必求重於時。攀之權顯。』讀其書。聆其誨。余有心得矣。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張廷勛謹跋于大夏大學。

楊香池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卅日付印

順寧楊香池編著

